



《陶村詩稿》中的風土組曲研究 —從四季原型等角度加以解讀

周益忠

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摘要

吾人若將陳肇興《陶村詩稿》全集依其卷帙之先後仔細閱讀，似乎詩作中可看出他生命中的四季。因而本文試就詩稿中與田園山水相關的風土組詩拈出，依弗萊的四季原型加以解讀，並以詩中押韻現象的差異，嘗試解釋所謂「田園文學的時代」傳統讀書人的生命歷程。

詩稿中所錄自咸豐 2 年（1852）至同治 2 年（1863）前後 12 年間，一般以咸豐、同治兩階段分期詩為前後期，今試以其詩作再細分此前後階段為四期：即以前五卷為前期，並以第二卷之〈春田四詠〉及〈秋田四詠〉細分前期為一期及二期。再則將前後期之分界點調整至咸豐十年（1860），以咸豐十一年（1861）之後第六卷至八卷為後期，並就第七卷〈憶故居〉、〈感事漫興〉之前所作為第三期，〈自許厝寮避賊至集集內山次少陵北征韻〉、〈重陽〉、〈感事述懷集杜二十首〉之後為第四期，如此，略可與弗萊四季原型相呼應。

在聲情方面，春天的聲情可由〈春田四詠〉整組詩的基調來體會，至於夏



日田園的聲情，在〈秋田四詠〉詩中也可以加以聆聽，秋天的聲情基調在〈山居漫興〉中也可了解此山居時他的悲慨抑鬱。冬季原型的聲情，則可由〈感事述懷集杜二十首並序〉組詩中之用韻可領略那末日之慟，包括自我解嘲以及對於時局的諷刺。至於詩稿的最後一組詩〈亂後初歸里中〉五首之用韻，也可體會他哀慟故園之殘破，一生努力竟成幻滅，這也是《陶村詩稿》八卷次序安排的用意。

關鍵字：陶村詩稿、田園文學時期、弗萊四季原型、風土組曲、集杜詩、押韻現象、失樂園、絕筆於獲麟。



**A Look at The Research of the Terroir Poetry in
*Poems of Tao Village from Anatomy of Criticism:
Four Essays***

Yi-Zhong Zhong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context of Chen Chao-Hsing's *Poems of Tao Village*, we may find some clues of the poet's life, just like the changes of the seasons. As a prototype to analyse the terroir parts which contains poems about fields, gardens and landscapes, and also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of the poetic rhythms in the poems with those in *Anatomy of Criticism: Four Essays*, which is written by Northrop Frye. We try to discovery the backgrounds and stories of the contemporary scholars and students, which lives in "The Age of Fields and Gardens Literary".

The writing background of the context is Qing dynasty, or to be more precise, is from the second year of Xianfeng's reign(1852) to the second year of Tongzhi's reign(1863). Generally speaking, *Poems of Tao Village* is divided into two sections: front sections and back sections. Now for the reason to more carefully and more precisely analysis, we are trying to take the context into consideration of new divide. Those finished before the tenth year of Xianfeng's reign(1860) are classified as front sections, including the first , the second, the third, the fourth, and the fifth parts of



the full poems. In the front sections, the poems *Four Chant of Spring Fields* and *Four Chant of Fall Fields* in the second parts are seemed as a divide, classify the front sections into the first phase and the second phase. The others finished after the eleventh year of Xianfeng's reign(1861) are classified as back sections, including the sixth to eighth parts of the full poems. In the back sections, before the poems *Memory the Residence* and *Random Feelings* in the seventh part are seemed as a divide, classify the front sections into the third phase and the fourth phase. Because of the four phases, we can mention the poems and *Anatomy of Criticism: Four Essays* in the same breath.

On the side of poetic rhyme and emotions, *Four Chant of Spring Fields* is associated with spring, the first essay of the Frye's theory. With *Four Chant of Fall Fields* as its representative, summer symbolizes the context of the poems. Fall is represented by *Random Feelings of Mountain Living*, for its sorrows and pains. As to winter, *the Sentiment Expresses* which uses lots of Du's poems may be seemed as representation, to demonstrate the mockery, not only to the world, but to himself, also. In the end of the poems, *Just Return Home after the War*, a series poems, we can experience the poet's sorrows about losing home and country, and all his efforts go down the drain. That is, we can guess the reason why the poet composing eight parts of *Poems of Tao Village*.

***Keyword:** Poems of Tao Village, Period of Fields and Gardens Literary, Northrop Frye *Anatomy of Criticism: Four Essays*, the Terroir Poems, Du's recombined Poems, Phenomenon of rhyme, Paradise Lost, Cease writing after capturing the Kirin.



一、前言

陳肇興字伯康號陶村，台灣彰化人，我們可由作於庚申年（1860）的〈元旦〉詩：「卅年欣乍到，一第愧初成。」確定他生於清道光 11 年（1831）。¹光緒 4 年仲夏（1878）有《陶村詩稿》初刻本問世，為門人林宗衡、楊春華、楊馨蘭、許尚賢等共同刊刻而成，²後有日本昭和 12 年 2 月（1926）《楊珠浦排印本》，其後又有民國 51 年之《台灣文獻叢刊本》，民國 60 年之《台灣先賢集本》，1978 年更有鄭喜夫之校定本。本文據龍文出版社之《台灣先賢詩文集叢刊》即以楊珠浦排印本為底本，並參以《全台詩·第九冊》之編校本。³

對於陳肇興《陶村詩稿》的研究，雖因切入點的不同，而有各種論述角度，⁴且常以後兩卷所謂《咄咄吟》的影響，將陳肇興跟杜甫的沉鬱頓挫連結在一起，或者進一步認為《陶村詩稿》等同於戴案詩史。⁵唯今人宋澤萊則將焦點放在陳氏的田園

¹ 對於陳肇興的生年早期鄭喜夫等猶說待考，直至 1991 年汪毅夫始定為 1831 年，施懿琳、林翠鳳等多從之。然《集集鎮志》猶以為生在 1832 年，且各有憑據，顧敏耀論文《陳肇興及其陶村詩稿研究》第三章第二節參考諸多文獻始確立為 1831 年。（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5 年）然包括顧氏在內諸家之研究其生年卻獨漏陳肇興詩中的夫子自道。〈元旦〉詩作於庚申即咸豐十年（1860），因而上推可知生年在道光十一年即 1831 年。詩中又說「一第愧初成」即前一年咸豐九年中舉之事，也可證明咸豐八年中舉之說亦誤。

² 《陶村詩稿》頁一引楊珠浦〈陳肇興先生列傳〉：「而楊馨蘭楊春華林宗衡許尚賢俱列門牆於是相謀刊此陶村詩稿。」見《台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一輯·陶村詩稿》卷首（台北：龍文出版社 1992 年版）。

³ 《全台詩·第九冊》（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 2008 年四月版），頁 198。

⁴ 前人研究者計有《陳肇興及其陶村詩稿之研究》1999 台中：弘祥出版社；〈陳肇興陶村詩稿的文學表現與詩史價值〉《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41，2000；〈論陳肇興陶村詩稿淵源於杜詩說〉《台灣文學學報—政治大學中文系》2000；曾筱潔：〈論陳肇興陶村詩稿中的陶潛情節〉《問學》17 期，頁 157-170，2013.06 等。

⁵ 詩稿前有陳懋烈〈題詞〉之二：「數載書生戎馬間，杜陵史筆記瀛寰。采風若選東征集，咄咄吟終見一斑。」後連橫《台灣通史·列傳》即稱：「著《陶村詩稿》六卷《咄咄吟》二卷合刻於世。」吳德功陶村詩稿序更說：「王戎戴朝春之變，一凡草澤之猖獗、官軍之得勝以及死難忠臣義士，揭發之於詩，名曰《東征集》——」將陳懋烈用以譬喻之詞逕以命名陶村之詩稿，實則二詞皆另有作者，尤其



詩上並認為：「陳肇興的詩歌以前期的『觀農事詩』最好，這個時候，這個時候他也寫了許多農村即景、山水描繪，裡頭的美感十足，帶給讀者心曠神怡的感受，可說是盡了一個詩人最大的書寫責任。」因此，他特別挑上〈春田四詠〉與〈秋田四詠〉加以分析，並以弗萊四季原型的角度加以詮解，將之置於氏作《台灣文學三百年》的「田園文學的時代」頗有其獨特的論述主張。⁶

唯吾人若將《陶村詩稿》全集依其卷帙之先後仔細閱讀，似乎即可看出非僅田園文學時期而已，詩作中實可讀出陳肇興生命中的四季。後兩卷於戴案中所作，加上第六卷在內，可說是在他生命中的秋冬之時；而前半可視為他詩作生命之前期，也可再細分為春、夏二階段，尤其他描寫農村田園的詩篇，不盡然要放在夏日田園中，最起碼〈春田四詠〉之前就可說是春天時期。因就詩稿中與田園山水及感懷等相關的風土組詩拈出，依弗萊的四季原型加以解讀，⁷並以詩中押韻現象的差異，嘗

「咄咄吟」只是以貝青喬之作《咄咄吟》比喻陳肇興詩亦戴案之詩史也。詳顧敏耀論文《陳肇興及其陶村詩稿研究》頁 100-102——第六章第四節陳懋烈題詞所透露出來的訊息。

⁶ 見宋澤萊《台灣文學三百年》第三章田園文學的時代，（新北：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頁 127。此觀點或許是受到楊青矗《台詩三百首》目錄頁 19 及 22 所選陳肇興詩篇都在前期的影響，楊書選七律三首〈王田〉〈路旁見村女口占〉〈穫稻〉分別在《陶村詩稿》卷一、二。七言古詩二首〈海中捕魚歌〉〈大水行〉都見於詩稿卷二，與〈春田四詠〉〈秋田四詠〉同卷。見氏作書（台北：敦理出版社。2003 年 8 月初版）。

⁷ 弗萊於《批評的剖析》有云：「詩人同批評家一樣一般都是施本格勒式的，因為在詩中正如在詩本格格筆下一樣，文明的生活常常被視為同另一種個體形式所表現出來的生長、成熟、衰老、死亡以及再生這一有機的循環是一樣的。」案：施本格勒即斯賓格勒著有《西方的沒落》提出文明必盛極而衰的觀點。見頁 187-188。頁 188 又云：「過去的黃金時代或英雄時代的主題、未來太平盛世的主題、面對廢墟反省深思的主題、對於已經失去的純樸的田園生活的主題社會事態中命運之輪的主題、緬懷前人的悲歌挽辭的主題、對於王朝嬗遞表示遺憾或歡騰的主題，這些都屬於這一範疇。」諾斯羅普·弗萊著/陳惠等譯《批評的剖析》（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8 年 11 月版）。至於弗萊四季原型的觀點詳見吳持哲編《諾斯羅普·弗萊文論選集》〈文學的原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7 年 12 月版），頁 79-96。另此種四季原型，德不孤必有鄰，中國北宋邵雍也有春夏秋冬為昊天四府之說，見氏作《皇極經世書·觀物內篇之三》，四庫全書本。



試解釋所謂「田園文學的時代」之日傳統讀書人的生命歷程⁸。

詩稿中所錄自咸豐 2 年（1852）至同治 2 年（1863）前後 12 年間，一般以咸豐、同治兩階段分期詩為前後期，⁹今試以其詩作再細分此前後階段為四期：即以前五卷為前期，並以第二卷〈春田四詠〉及〈秋田四詠〉分前期為一期及二期。並將前後期之劃分調整提前至咸豐十年（1860），以咸豐十一年（1861）之後第六卷至八卷為後期，並就其中第七卷〈憶故居〉、〈感事漫興〉之前為第三期，〈自許厝寮避賊至集集內山次少陵北征韻〉、〈重陽〉、〈感事迹懷集杜二十首〉之後為第四期，如此，略可與弗萊四季原型相呼應。

自王子〈春日早起〉詩起至〈春田四詠〉止，為春日原型之詩，此時作者正準備功名參加府城童子試，並於咸豐三年順利考上：「紅榜填名後、青雲得路初」，「從茲舒驥足、萬里逞風塵」詩中頗多豪氣干雲之作。¹⁰縱有其他季節之描述，卻都能感受作者描繪的是黎明春天及誕生階段—傳奇及頌揚狂喜之詩歌。弗萊原型「神話發展的四個階段」：黎明、春天及誕生階段。關於英雄降生、甦醒與復活、創造以及戰勝黑暗、嚴冬及死亡的勢力等的神話。¹¹

⁸ 文情與聲情相關，尤其表現在押韻上，今人竺家寧即說：「每個作家選用的韻各有不同的偏好，表達不同情感時，也往往考慮到韻的音響特性，而作適當的選擇。」見氏著《語言風格與文學韻律》（台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8 年 12 月二版三刷），頁 31。

⁹ 今《陶村詩稿》八卷前六卷作於咸豐年，卷七八及最後二卷作於同治年，又標示《咄咄吟》見《台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一輯·陶村詩稿》頁五十八、頁八十。研究者多如此劃分，如宋澤萊即說：「我們可以再把這些詩分兩期來看。前期自 1852 年寫到 1861 年，共有六卷作品，後期計有兩卷（第七第八）比較單純就是寫戴潮春之亂時——」《台灣文學三百年》頁 127 就是典型的代表。

¹⁰ 以上二詩分見詩稿卷一〈補博士弟子紀事〉二、三首，詩意可見當時二十三歲之意氣風發。因而同卷下一首〈羅山聞警問道斗六門入水沙連途中口占〉起筆猶說：「半生山水有奇緣，避難猶過萬嶺顛」一派輕鬆狀，詩末兩句「萬樹松楠相映綠，午風吹出翠微邊」更在賞景而已，可見此際真是詩人的春天傳奇時期。

¹¹ 吳持哲編《諾斯古普·弗萊文論選集》〈文學的原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7 年 12 月版），頁 90。



自〈秋田四詠〉至第五卷止為夏日原型，其中含他在咸豐九年中舉時的作品。¹²此時作者雖在秀才至高中舉人階段，然卻也在風光中看出社會的一些隱憂。¹³只不過在書卷的涵泳、功名的期待，昂揚的生命力終究在或顯或隱中，讓我們可以看到田園詩中如日中天、盛夏結婚及凱旋階段。¹⁴

陳肇興在咸豐末年因地方械鬥不斷，加上自己遭時不諧，橫受謗誹，已頗多感觸，因而卷六有〈揀中感事〉十二首，抒其為平息彰化械鬥而得罪官府之憂憤。¹⁵同治初又因戴案避入武西堡——南投牛牯嶺，此時所寫的〈山居漫興〉八首、〈消夏雜詩〉十四首等，已不見有春天傳奇或夏季田園詩的昂揚，反而滿是日落、秋天、死亡的苦悶，悲劇或輓歌的意味。可說是他生命中屬於秋天的階段。

冬季原型或者說最能讓他抒發末日情懷的，當屬〈感事述懷集杜二十首並序〉（同治元年 1862 壬戌）這詩篇。而先前六卷末的〈閒居〉四首七律，作於冬天，此時中原太平天國已席捲半邊天，而台灣戴朝春之天地會也蓄勢待發，加上民變械鬥不斷，正所謂山雨欲來，已經可以嗅到到那天地閉賢人隱的感慨。¹⁶等到戴案爆發，

¹² 詩稿卷四作於己未咸豐九年之〈第一樓觀榜〉：「文章遠溯千餘歲，姓氏高懸第一樓。」可見連橫等咸豐八年中舉說不確。

¹³ 當年中舉前後所作收錄在卷末二首之〈到鹿港觀水路清醮普渡〉、〈葫蘆墩〉等已可看出對於普度奢華的不認同及對於械鬥後的怵目驚心，〈葫蘆墩〉詩：「……一花開破屋，五里半流民。俗悍官依盜，村荒鬼弄人。」已讓作者嗅出看出台灣吏治的真面目。

¹⁴ 陳肇興於詩稿終不見有關婚姻的描述，連對妻子的敘寫也不多見，尤其前六卷更少，直至避難山中才提到妻子，倒是卷四作於府城時的〈無題〉詩頗多有關男女情愛描述，案陳氏〈無題〉詩雖非風土組曲，也可以看到對於男女關係的渴望與理智上的壓抑，似乎有些合於所謂「盛夏結婚及凱旋階段」但非探討之主題。在此不擬論述，可另詳林翠鳳《陳肇興及其陶村詩稿之研究》（台中：弘翔出版社 1999 年 8 月版），頁 13。

¹⁵ 〈揀中感事〉之三云：「雞蟲得詩了何因，擾攘難逃局外身。」說出對於當時地方械鬥冤冤相報仇恨糾結之感慨，之八則云：「籌餉幾時勞大吏，徵兵此地拜將軍。貂蟬狗尾皆承寵，封豕長蛇竟策勳。」可見分類械鬥實起於吏治之敗壞，詳林翠鳳《陳肇興及其陶村詩稿之研究》頁 220-225。有關分類械鬥之種種糾葛及原因可另詳顧敏權論文《陳肇興及其陶村詩稿研究》第七章仙拼仙，拼死猴齊天——陳肇興分類械鬥主題詩研究。

¹⁶ 〈閒居〉為卷六辛酉年最末一組詩，第一首起筆「呼馬呼牛任毀譽」末兩句云：「年來卻悔吟詩少，



雖想有所作為，卻屢遭挫折，尤其在謀刺戴潮春失敗避居內山更是一關鍵。詩人孤注一擲既失利，只得從牛牯嶺輾轉逃至集集內山，對他打擊更大。¹⁷詩人在〈自許厝寮避賊至集集內山次少陵北征韻〉、〈感事述懷集杜二十首並序〉前後以「集杜」或仿杜為創作之後，更多的是對戴案中亡故人物的悼念，六堡合約舉事失敗之慟，以及家園殘破的感傷。雖也有對於戰局終於扭轉的紀錄或描述，但更可以讀出那唯以悲哀為主的心事。至竟以〈亂後初歸里中〉、〈哭房師潘瑤圃夫子〉為壓卷，唯述亂後彰化城之殘破及憑弔潘師之過世作結。且雖題為「詩稿」照說應有後續之詩、卻未曾出現，讓人不禁感受詩人對於當日讀書人前途與時代鄉土的深沉無力感，因而不能不注意他仿杜、集杜終竟成了一自諷諷人的的末日心情的基調。

二、春天原型

《陶村詩稿》中最廣為人知且能表現春天原型的作品當為〈春田四詠〉，但在這之前已有〈春日早起〉、〈曉行山中即目〉等展現作者對於春天那甦醒、復活及擊敗黑暗、冬天的描寫。詩稿第一首即是：〈春日早起〉（咸豐二年 1852）末兩句：「此時平旦心，一毫原不擾。」押上聲韻的字，「上聲厲而舉」、「上聲高呼猛烈強」比其其他押平聲韻的近體詩，這一首確有些激昂，頗有戰勝黑暗嚴冬及死亡的氣勢。¹⁸第二首

欲買青山賦遂初。」知其已厭倦在外奔波遭人毀譽之苦，但想歸隱，且透露一訊息，即今年之詩作少，雖不無後悔，但也可見他長年奔波又遭受打擊之餘，作品數量以詩題來說僅十三首比前一年卷五還有十五首確實較少，跟其他各卷動輒二三十題更不能相比。這或可了解何以癸亥年亂後回家之後，詩人未再有詩作出現。且二首提到「一卷唐詩味已長」以讀唐詩自娛，也可解釋何以他在這一年仿杜前後出塞而作從軍行，進而也可觀察處於秋冬之際的作者的創作型態。

¹⁷ 此次謀刺行動有詩〈七月望後謀刺逆首不中幾羅飛禍口占紀事〉言「皇天竟大醉此地復何之」，慨歎其事，他之所以有此激烈的行動，由先前「憂天空涕泣，無力障狂瀾」（春日有感）、「偶逢天地醉，飲酒以全身」（詠懷之五）、「我欲問天天不語，天星十丈橫牛女」（董逃行）「莽莽乾坤劫運開，如蛾赴火萬人來」（感事漫興之三）等詩已可看到他對時局的失望，因而行動失利後更有「皇天大醉」的哀嚎，這應也是他心境由秋轉入冬的關鍵。

¹⁸ 以上二則上聲之說分別源出唐釋處忠《元和音譜》及明和尚真空《玉鑰匙歌訣》，自張夢機《古典



〈掃墓感作〉：「記得當年鯉對時，一燈豆火課孤兒。」掃墓懷念親恩，而父親母親皆是春日原型中出現之人物。

至於〈曉行山中即目〉：「曉從南塚去，山色尚模糊。草露行來濕，蠻煙到處無。泉聲隨澗轉，鳥語隔林呼。遙望前峰上，朝陽紅一隅。」此詩起筆的南塚墳地代表的死亡以及山色模糊，加上草露、蠻煙的點綴，那黑暗冬天和死亡的冬夜已經在鳥聲和朝陽光芒中不見了。當然他扮演的出行角色更重要，所到之處雖荒涼，卻又「蠻煙到處無」的甦醒復活。也因如此，在組詩〈春田四詠〉四首（咸豐四年 1854）時就可感受到黎明、春天和出生的階段，以及傳奇的故事：

（一）〈春田四詠〉四首

〈播種〉

誰將秔秫糝東皋，乘屋才閒播穀勞。隻手拋來天雨粟，一犁翻起地生毛。寒
消稻隴呈春色，煖入油杭動土膏。為報耕耘從此始，乘時莫憚闢蓬蒿。

用下平四豪韻，平韻的和暢及豪韻開口度大的元音豪邁的氣慨、激動而悠長等感情等最能表現春耕時的感覺。¹⁹而「隻手拋來天雨粟」也記錄當時撒種的播種方式。²⁰「寒消稻隴呈春色」以及「乘時莫憚闢蓬蒿」這二句分別有：甦醒和復活、創造與擊敗黑的這些能力，這春天原型的元素在田家努力的播種中呈現出來。

詩的形式結構》頁 3-4 引出。（高雄：駱駝出版社 2008 年 9 月初版三刷）。

¹⁹ 王易《詞曲史·構律第六》頁 283：「語文情關係至切：平韻和暢——」（台北：廣文書局 1997 年版）；陳少松《古詩詞文吟誦》頁 229-234：更說：「蕭喬豪等韻——適宜表現瀟灑的風神、豪邁的氣慨、激動而悠長等感情。」（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2 年版）。

²⁰ 詳見詳林翠鳳《陳肇興及其陶村詩稿之研究》第四章頁 143。



〈分秧〉

春前春後雨初晴，十里風吹叱犢聲。不待鳴鳩終日喚，已看秧馬帶泥行。連疇蔗葉籠煙碧，隔岸桐花映水明。記得當年賢令尹，樂耕門外勸春耕。

押下平八庚韻，庚韻的振厲最能表現努力農事的勤奮氣息。²¹配合著風吹叱犢聲與秧馬帶泥行，真的是---英雄的誕生甦醒和復活。

首句「春前春後雨初晴」這春前春後的連綿不斷的兩，終於放晴了，象徵著寒冬已過，正是弗萊所說：「黎明春天和出生的階段」。而風中傳來的農人吆喝小牛的聲音，「犢」，也蘊含了英雄的誕生，次句「叱犢聲」即表現春天來臨的喜悅。不只叱犢聲，還有鳩鳥的鳴叫：「鳴鳩終日喚---秧馬帶泥行」也讓我們以感官領略這春天和出生的階段。例如英雄的誕生甦醒和復活，而此時的英雄正是當年勤於勸人春耕的縣令，以此「當年賢令尹---勸春耕」作結。²²努力事春耕，需要有人勸導，這也是一英雄，是擊敗黑暗、冬天和死亡的能力的表徵。

〈耕田〉

一番煙雨入新秧，翠毬平鋪萬壠長。梅子黃時春草長，菊花白後野人忙。扶苗幾度鋤非種，疾惡伊誰得不糧。我笑望風迎大吏，何如植杖跪田旁。

詩用下七陽，響亮的陽江韻腳，配合著我笑---不如---的肢體語言與呼喚，可以見到那種「豪放、激動、昂揚」初春時呼喚英雄的氣勢。²³

詩中次聯「梅子黃時春草長」梅子黃時春草正滋長，農人也得忙於除草的工作，

²¹ 王易《詞曲史·構律第六》頁283：「庚梗振厲」。(台北：廣文書局1997年版)。

²² 此彰化縣令應為楊桂森，曾寫〈樂耕樓記事〉詩四首，以「望杏瞻榆重省耕，樂民之樂洽春城」發端，饒富勸農樂耕之意，見《彰化縣志》(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年版)，頁480。

²³ 陳少松云：「陽江等韻---給人以宏亮、渾厚的感覺；適宜表達豪放、激動、昂揚等感情」見《古詩詞文吟誦》(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頁233。



才能有豐收，如弗萊所說擊敗黑暗冬天和死亡，這也可在下聯「扶苗幾度鋤非種，疾惡伊誰得不糧」中看到。這樣的野人才值得敬重，也因如此才有末聯的結語，因為真正的英雄是忙於農事帶來豐收希望的這些農人。

〈穫稻〉

驕陽似火稼如雲，隨穫隨耕力最煩。荷擔人歸黃樣圃，催租客到綠槐村。枷聲遠逐蟬聲亂，鎌影遙連犢影昏。自是瀛壖多樂土，番田火米不須論。

此詩用上平十三元，王易：「元阮清新」雖然清新，卻又有些讓人不明白，本來有田園的收穫，卻又因催租客的到來因而聲亂影昏讓人迷惘。²⁴

由首聯可知：隨著天氣轉熱，稻作將收成，半年的努力終於有了收穫。只是在驕陽下不但要忙於收割，也要準備下一季的翻土耕作。可是在田園中不是只有汗水和歡樂而已，在收穫的歸途中已可看到催租者已守候多時，正如田園牧歌中不只有羊兒已，這中間仍有狼。也難怪作者有些困惑。在枷聲和蟬聲的混淆，鎌影和犢影的昏暗中讓人分不清。這種由近而遠，由清楚而迷惘的意象，暗喻農家在辛勤的搭配中好不容易有了收穫，卻又因剝削者的到來實感到茫然。既身歷其境的作者此時也為之抱不平，本應是歡樂的田園中卻帶來陰影。詩作在此特別使用了雲、煩、村、昏、論等韻腳，這讓人混淆難辨的元韻，可見縱在田園詩中仍有讓人感到憂心的困境，表露出他對農人的認同，不是站在統治者的立場。

〈春田四詠〉前三首所描述的春日田園景象，從初春到暮春，第四首穫稻則已進入夏季。但〈春田四詠〉整組詩的基調由押韻現象可見：從播種用豪韻的流利飄盪起，到分秧時用庚韻的振厲，耕田用陽韻的「宏亮渾厚」表達出豪放激動昂揚。

²⁴ 王易雖說：「元阮清新」但因元韻包含唐韻三種韻部而成，混淆難辨，用韻者時有該死的十三元之嘆，蕭齋即說：「十三元一韻裡包含元繁痕三種音，這又未免太籠統。」引自張夢機《古典詩的形式結構》（高雄：駱駝出版社 2008 年 9 月初版三刷），頁 65。



都可看到黎明春天誕生階段，那種關於英雄降生、甦醒與復活、創造等等的神話。因而整組詩是春天的原型。至於〈穫稻〉則用令人迷惘的十三元韻，因收穫時有催租客的到來因而蟬聲亂、犢影昏，俱可看到連收成時竟都有此困惑，或許終究解決了，如同戰勝黑暗、嚴冬及死亡勢力，因而也有樂土字眼出現。

(二) 其他組詩

作者又有〈暮春書懷〉、〈肚山道中即景〉等風土組詩也可表現春天原型，如作於咸豐二年（1852）的〈暮春書懷〉詩：

一日陰晴互變遷，如醒如醉困人天。---丁東秧鼓接蛙喧---憶到兒時忽惘然。

(之一)

垂楊無力絆春暉，轉瞬東皇又欲歸。---野館不嫌田舍寂，得知稼穡是民依。

(之二)

前一首用下平一先韻，先韻細膩，在陰晴不定的季節，讓人如醉如醒，更在秧鼓聲中憶起兒時；後一首則用上平五微韻。支微齊等韻，給人以細聲細氣的感覺，適宜表達隱微的心曲和細膩的情思。²⁵

又如咸豐四年的〈肚山道中即景〉四首：

樂耕門外草如茵，繞岸花開白似銀。如此風光真樂土，不須更覓武陵津。過
盡山莊與野橋，新秧萬頃綠如腰。南樓幾日蕭蕭雨，又長冬郊一尺苗。竹園
稻屋自成家，破曉兒童踏水車。萬綠叢中紅一片，隔離幾樹薊桐花。大肚山

²⁵ 前則引周濟《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支先韻細膩」（北京中華書局 1985 年版），頁 6。後則引陳少松《古詩詞文吟誦》（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2 年版），頁 233。



前大海西，嶽崎道路古來迷。緣堤一帶相思樹，日為行人送馬蹄。

第一首先用真韻平穩沉靜，第二首再用蕭肴豪韻表現出流利飄盪---瀟灑的風神---激動而悠長。第三首則用麻韻，清朗的感覺，表達喜悅快樂。但喜悅中也有作者敏銳的觀察，第四首用支韻，有細膩的情思。²⁶至於〈春興〉作於咸豐六年（1856 丙辰），也可以看出縱使是在春天，但當時種種問題已浮在檯面上，諸如地方械鬥不斷等，似乎也引起作者的不安，因而放在下一時期。²⁷

三、夏天原型

至於〈秋田四詠〉四首，雖說是秋田，但仍可看出是夏日田園的書寫，田園詩是在夏天的階段，由於播種時已在六月，第四首〈穫稻〉時也已進入秋季，因而依然有不屬於田園詩的「木葉空」等字眼，只是整首詩的基調仍在夏季。詩稿中屬於夏季的描寫，在〈秋田四詠〉前也有作於咸豐二年（1852）的：〈初夏郊行〉：「黑雲初散雨初晴，一望郊原綠已平。---屈指納禾期已近，老農相對有謹聲。」與〈齋前觀穫〉：

幾番煙雨一朝晴，破曉連枷粟有聲。天與書生知稼穡，日看野叟詠坻京。---

等二詩。進入夏天，兩首詩都用庚韻「庚梗振厲」庚韻的奮發，最能表現在農作物收成時，作者也思有所作為，表現田園詩的情調。²⁸而咸豐四年（1854）的組詩〈秋田四詠〉更將夏日田園詩的意象表現出。

²⁶ 以上四韻文字分見陳少松《古詩詞文吟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2 年版），頁 229-233。

²⁷ 〈春興〉詩之一：「滿地榆錢莫療飢一春將盡雨霏霏---自畫焚香臥掩扉。」用五微韻，細聲細氣的感覺，最宜表達隱微的心曲、細膩的情思。之二：「點墨研朱手不停，小窗閒坐讀黃庭。嫩花避日千房斂，古樹當風一面青。葉底和鳴鶯喚友，枝頭對語燕梳翎。年年積卷埋頭老，銷盡雄心是六經。」用九青韻，庚青韻都含有一種「淡淡的哀愁似乎又有相當的理智」。已非單純春天的感情。

²⁸ 王易《詞曲史構律第六》頁 283：「庚梗振厲」。（台北：廣文書局 1997 年版）。



(一)〈秋田四詠〉四首

〈播種〉

納稼纔完便糞田，農家六月少閒天。西疇乍見生孫稻，南浦還澆種子泉。泥露香秧爭出水，迎秋翠毯半含烟。何須競說占城穀，早晚三杯各有年。

用下平一先韻，細膩，說第二季的播種，看到的是再生的秧苗所以說生孫稻。有別於第一季在春雨中播種，這時須灌溉，有賴於泉水，可以看見作者的細膩，細膩中還有末聯——何須競說占城穀——那種對於眼前土地種植的品牌期盼與自信。這細膩，讓他在仔細觀察農作之忙碌外，還分辨出稻作品種之好壞。更可由頷聯中，第二季的秧苗被當作「生孫稻」，灌溉水被稱為「種子泉」，生孫、種子等字眼，可看到屬於夏天的浪漫故事，而末句用到：「早晚三杯」，三杯為穀種名：

皮薄粒大形如早占，可以久藏。早季以六月收，晚季以九月收。²⁹

不必歌頌占城穀的好稻米，只要栽種三杯稻，不管春稻或秋稻也都可以豐收。

因此不用煩惱，真是屬於夏天凱旋勝利的階段。

〈分秧〉

不待鳴鳩喚插禾，秋天到處有秧歌。田如畫畀縱橫直，人比承蜩偃僂多。萬束青分龜殼笠，千畦綠刺鴨頭波。耕耘自較三春迫，雨夕風晨為築坡。

用下平五歌韻，魚歌韻纏綿——表現為低沉婉轉，看到辛勤的農人，在田中忙著分秧。人一頂龜殼笠有如莊子書中「承蜩偃僂」老翁，疼惜悲憫之情於此可見。³⁰而五六句

²⁹ 連橫：《臺灣通史·農業志》又有關三杯稻和占城穀的比較，可參考林翠鳳《陳肇興及其陶村詩稿之研究》第四章（台中：弘翔出版社 1999 年 8 月版），頁 156-158。

³⁰ 周濟《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魚歌韻纏綿」（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版），頁 6。



的「萬束青---千畦綠」一片青綠色，配合上「龜殼笠」、「鴨頭波」，加上前句的「承蜩偃儂」，讓整首詩頗有喜劇的氛圍。可看到弗萊「綠色世界給這些喜劇賦予炎夏戰勝寒冬的象徵。」³¹從首聯「秋天到處有秧歌」到末聯的「耕耘自較三春迫」等字眼，可見因時間緊迫，人人忙著耕作，田中插秧如圖畫之縱橫筆直。如此，「秋天到處有秧歌」的景象又似乎有戲劇的效果。

〈耘田〉

綠遍郊原白滿溪，趣耘又到柳陰西。涼風拂地驚秧耨，赤日行天病夏畦。稻
過蟬鳴將吐穎，人如蛙跳不離泥。伊誰為賦田頭鼓，我比歐陽望更迷。

用上平八齊韻開口度小的元音，「給人以細聲細氣的感覺，適宜表達隱微的心曲和細膩的情思。」³²真的是低迷，因為看到得只是農人的苦：不是「赤日行天病夏畦」就是「人如蛙跳不離泥」。在綠與白的映襯下，只見忙碌耕耘的農人，且呼應前一首。此詩頷聯有更詳細的描述：「涼風拂地驚秧耨」---可見在秋耕時領教早晚涼風，因而擔驚是否來得及收割。而白天的秋老虎仍在發威，田畝上人與秧苗都承受不住。蟬鳴聲一過稻穗就要長出，而農人仍在田泥中忙著除稗草，須如跳蛙一樣的辛苦。而末聯「伊誰為賦田頭鼓---」引用五代時歐陽炯因聽可朋〈耘田鼓〉詩，而為之動容的典故。³³由「伊誰為賦」可知作者即以此詩原出於可朋的〈田頭鼓〉一事，借以警惕當時那不恤民間疾苦的官吏。

³¹ 《批評的剖析》（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8年11月頁），220。又該書頁210也提到：「在田園喜劇中，農村生活的理想化規範可以由代表理想的田園生活的簡樸人物表現出來。」而人如承蜩偃儂老翁身著龜殼笠之打扮無疑在簡樸中有喜劇效果，但作者仍用較為憐憫的態度來書寫。

³² 陳少松《古詩詞文吟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頁233。

³³ 「田頭鼓」另作「耕田鼓」、「耘田鼓」見周昂《十國春秋》卷五十七僧可朋下：「是夏，炯與同僚納涼淨眾寺，依林亭列樽俎，眾方歡飲自若。寺外有耕者曝背烈日中，耘田擊鼓，罷敝不休。可朋在座，乃作耘田鼓詩獻炯曰：一言雖淺近，而極於理。炯遽命眾賓撤飲。」引自《新校本新五代史附十國春秋》第二冊（台北：鼎文書局，1985年元月4版），頁388。



〈穫稻〉

黃雲重疊畝西東，一歲還逢兩稔豐。萬斛稻梁如阜立，數聲耒耨拂近年終。雞豚滿地龍蛇蟄，杵臼通霄木葉空。從此賽神兼飲蜡，田家樂事正無窮。

用上平一東韻，寬洪，終於有了收成，在豐收中用寬大宏亮的聲響為韻。³⁴詩意旨在終於又熬到可以收割了。充滿了田園中田家歡樂的字眼：「一歲還逢兩稔豐」、「萬斛稻梁如阜立」、「雞豚滿地龍蛇蟄」等都可見，雖然正因秋天「近年終」因之也有「龍蛇蟄、木葉空」等相對陰暗的字眼，但畢竟是收成的勝利喜悅。因而「從此賽神兼飲蜡」神聖化崇拜的儀式正在進行，要之，這是典型的田園詩。雖然已是秋天，但整個基調仍屬於弗萊原型中夏季的田園詩。³⁵

此組〈秋田四詠〉詩從播種用先韻的細膩起，分秧則用魚韻的纏綿，耘田詩用齊韻則因見到農人的辛苦，要表達隱微的心曲和細膩，但到了收成時看到農家的歡樂，還是用東韻的寬宏，表達「賽神兼飲蜡」田園詩中屬於慶豐收時的「莊嚴的神態、深厚的情感和宏壯的氣慨」。³⁶

作者又有〈海中捕魚歌〉「滿擔挑來到市廛、腥風吹遍夕陽天。得錢沽酒時一醉，不脫蓑衣海上眠。---」³⁷雖寫冬天捕魚，但凱旋歸來猶如夏日。

³⁴ 王易《詞曲史·構律第六》頁283：「與文情關係至切：平韻和暢—東董寬宏。」（台北：廣文書局1997年版）。

³⁵ 吳持哲編《諾斯洛普·弗萊文論選集》〈文學的原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12月版），頁90。

³⁶ 陳少松《古詩詞文吟誦》（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頁233。

³⁷ 此詩亦在《陶村詩稿》卷二，且在〈秋田四詠·穫稻〉詩後，可見都屬於夏天「凱旋階段」的詩篇。



(二)〈村館雜興〉四首〈書齋偶興〉四首〈古香樓落成移居即事〉四首

此外，在先前卷三中丙辰〈村館雜興〉中也是屬於夏季的田園詩：

宿雨初晴暑氣收，茅齋六月爽於秋。舉頭忽訝青天轉，無數白雲如水流。

第一首用下平十一尤韻，「蕭尤韻感慨」，「給人以滾滾不盡的感覺，適宜表現闊遠的境界，和深沉感慨等感情。」³⁸可知季節在夏日田園，但是因這尤韻，也可讀出因功名未就，致生感慨。是以底下三首：

朦朧樹色映窗紗，曉日初升薄霧遮。燕子入簾棲不定，雙雙飛上紫荊花。(二)

困人天氣劇難量，冷暖無端攬客腸。昨日綵絺今挾纈，調停病體著衣裳。(三)

一春苦旱稻田荒，入夏甘霖忽渺茫。養得參差苗暴長，半畦青間半畦黃。(四)

第二首用下平六麻韻，麻韻給人以清朗的感覺，適宜表達喜悅快樂等。第三首由「昨日綵絺今挾纈」知天氣冷熱不定，四首則又逢苦旱，面對內外的困境猶能有所堅持。三四兩首都用下平七陽韻，陽江等韻宏亮渾厚，且「江陽之響」，響度高，知作者之欲奮起。³⁹，由「入夏甘霖」等可知：猶在憂心收成，唯雖有憂慮，畢竟是夏日田園詩，用陽韻字，內心仍高亢，依然抱持著希望。

³⁸ 前則用周濟之說，後則引自陳少松《古詩詞文吟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2 年版），頁 233。

³⁹ 見《方諸館曲律》卷三〈雜論〉第三十九上，其餘則參考陳少松《古詩詞文吟頌》之說。



到了作於戊午年的組詩〈書齋偶興〉四首，咸豐八年，也就是中舉前一年，頗可看出他此時只是耕讀及為人師，卻猶未中舉的感觸：

長歌彈鋏客無能，一硯相隨伴老僧。糊口只憑三寸舌，問心猶欠十年鐙。詩情漸減緣租吏，世事粗嘗畏友朋。謬作人師吾豈好，可憐猿鶴誤擔簦。

第二首由頸聯「詩情漸減---世事粗嘗---」可見在與外面官府的接觸及朋友的不能信任中看出縱使在此時，詩人也頗有些許的無奈。

舐筆和鉛學點鴉，年年塗抹作生涯。揮毫直掃千人陣，握管俄開五色花。漫道時文非載道，須知小技亦名家。諸君莫但貪坊樣，平淡由來爛似霞。

第四首也是頸聯「漫道時文---須知小技---」，詩人之自豪，也可想像在書館教學中也有夏日田園耕耘的收穫與心得。

一龕長日伴維摩，幾個獠奴問字過。詩禮重溫文義出，門庭漸廣是非多。哉紅暈碧春無耐，淺酌低斟興若何。卻恨風塵空溷迹，十年松桂負巖阿。

再由三首頷聯「詩禮重溫---門庭漸廣---」面對猶未中舉，但耕讀為生，卻也要為是非日曾感到煩心，面對人世不禁有出山泉水濁之慨。

也曾看竹到貧家，風俗隨人度歲華。一片冰心寄明月，半生風韻愛梅花。江山跌宕才橫溢，筆墨消磨硯欲窳。吟遍海天春又晚，闌干閒倚夕陽斜。

由前半首的竹梅相伴見其人品，到第三聯的才華學識無人知，因而有末聯「吟遍海天---闌干閒倚---」這時不我與的遲暮之感。

此組詩由第一首用下平十微韻，第二首用下平六麻韻，第三首用下平五歌韻，最後再用下平六麻韻。詩先用微韻：淡淡的哀愁似乎又有相當理智，還好二首用麻



韻，「給人以清朗的感覺」第三首歌韻又是鬱結難吐，第四首再用麻韻卻又有憂傷感嘆的意味，⁴⁰雖是夏日田園的基調，但已有些許對未來的擔憂。

這種擔憂或許是因此時不但功名未就，亦且還居所未定之故。等到新居落成後，組詩〈古香樓落成移居即事〉足以看到他終於有安居落腳處的喜悅：

塵中何處可忘機，先世猶存兩版扉。海燕十年頻易主，茅龍三歲一更衣。牽
蘿補屋功初定，倚樹為巢計不非。從此看山欣縱目，海天萬里一鵬飛。(一)

此詩之所以縱目、鵬飛，又可於第二首「為藏萬卷築高樓」及「昔日南村今北郭---」讀出，讀書人須有藏書所，更何況以前總是一再漂泊，三首再道出營建此樓之艱辛與目的：「誅茅誰助草堂錢？賣盡文章又賣田。潘岳閒居原奉母，葛洪移宅總游仙。」侍奉母親之外，所謂游仙原來就是可以沉潛於書海中。第四首即說：「百尺元龍寄興長，圖書插架一縷香」，凡此種種，都可以看到有此古香樓之滿足，與對未來之期待。⁴¹

(三) 其他組詩

〈礪溪三高士詩〉：歌詠詩人洪壽春、畫工蔡推慶、隱者林先生等可說頌揚神奇般的英雄。如歌頌林先生：「先生無名字，不知何許人---築堤興水利、指授如有神。功成不受賞，長揖辭金銀---」等可看見對於過往的人物如神奇般的崇拜。而林先生

⁴⁰ 有關徵韻「淡淡的哀愁」參考謝雲飛之說，至於歌韻及麻韻則參考陳少松《古詩詞文吟頌》頁 229-233。但陳茂仁則舉杜牧的〈山行〉〈泊秦淮〉二詩比較並認為：「兩詩的情感色彩卻不同，前者欣喜、歡快，後者哀傷、慨歎。」《台灣傳統今詩研究》（台北：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1 年 12 月版），頁 237。頗能指出其異同之別。

⁴¹ 林翠鳳即說：「四處遷徙的境況，至咸豐八年古香樓落成時，始得改善。---期待從此安定團圓的生活，能夠奮發努力，成就朋非萬里的未來。」《陳肇興及其陶村詩稿之研究》第二章，頁 46，也難怪此樓後來不過五年即毀於亂事中，可以想這對他的打擊有多嚴重。



更是開發彰化平原的傳奇人物，第三卷尚有〈林先生祠〉：

先生不知何許人，人言逋仙之子孫。我道先生隱者徒，名且不計況利乎。名利於功兩不有，手牽濁流地上走。白石齒齒水粼粼，灌溉良田萬千畝。功成長揖辭東家，黃金白壁如泥沙。---

對於功在水利的台灣大禹---林先生的一再緬懷，正是夏日原型的英雄崇拜。⁴²

另外作於己未年的〈赤崁竹枝詞〉十五首正是身在府城準備渡海應舉時的記錄。第一首以：「纔過羅山喜鵲呼，人家籬落綠珊瑚。」發端，對於風土的描述，隱含有夏日喜劇的元素。⁴³

其二：「萬頃良田環郡郭，勸農人在聚星庵。」又可見對於這些地方官吏當年勸農往事的頌揚。其三：

夕社當年萃列仙，福台新詠幾流傳。東山風月渾如昨，不見詩人二百年。

對於前輩的追想，也可看到他對於前輩詩人，神祇般英雄的頌揚，至於「神聖般婚禮及進入天堂的神話」則可由第七首至十首見及：

新粧幾隊綰雙鴉，小蓋相攜伴面遮。絕似芙蓉才出水，一枝葉護一枝花。一曲紅綃不論錢，青樓幾處鬥嬋娟。年來吃盡人間火，瘦骨輕鬆似劍仙。水仙

⁴² 弗萊夏季原型有云：「關於頌揚神祇般的英雄---」有關對於林先生的頌揚，可以由《彰化縣志》隱逸：「林先生不知何許人也。衣冠古樸談吐風雅。長病兵馬指揮施世榜曰：『聞子欲興彰邑水利，功德固大；但未得法耳。吾當為公成之』」---越日果至，授以方法。世榜析如其言，遂通濁水，引以灌田，號八堡圳。---方水圳成時，世榜將以千金為謝。先生辭弗受，無何竟去，亦不知其所中。今圳寮祀以為神。」以其功在水利，造福八堡之農田，又辭千金而不受，因而世人頌之如神，在夏日田園詩後有此敘寫，實饒富意義。（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1999 年版），頁 264。

⁴³ 《陶村詩稿》卷四第一首頁 31，作於己未年即咸豐九年時，正南下府城準備渡海應舉。用喜鵲的字眼有討喜的意味。



宮外是儂家，來往估船慣吃茶。笑指郎身似錢樹，好風吹到便開花。銀絲繪
斫正頭烏，二八佳人捧玉壺。但乞郎如魚有信，一年一度到東都。

敘寫府城遊青樓的景致，將歌妓之出列，容貌如出水芙蓉呈現出，再就當時歡場中
男女相愛之情節加以描述，真有如盛夏結婚或凱旋階段。⁴⁴

他如〈春日重遊法華寺〉：「茶煙禪榻都零落，誰識當年夢蝶園？」也可看到對
於當年英雄人物的頌揚，而〈第一樓觀榜〉更可看到凱旋階段：「文章遠溯千餘歲，
姓氏高懸第一樓。同榜人誇從古少，題名我愛得朋稠。」而放榜後即將歸鄉時所書：
「我從崩劣來，買棹歸鄉里---忽然萬里川倒流，插天掉出雞籠頭。擲下五十二區神
仙窟宅之瀛洲。四季花長發，一年到兩收。秦皇漢武不能到，古來唯見白雲浮。」
也都可以讀出這種凱旋時顧盼自若的神情。⁴⁵

到了終於可以渡海應舉時所作〈渡海〉詩：「---生沉日月成今古，呼吸乾坤作夕
潮。我是東瀛舊仙吏，群靈見慣不須朝。」（一）及第二首：

出沒風濤十二更、斯遊奇絕冠平生。山窮肚麓天應斷，水到澎湖海不平。都以
此自負，面對海潮之洶湧而不懼，英雄氣慨於焉可見，因而成就其夏日之田園詩。

46

至於卷五末〈肚山漫興〉組詩二首之一：「普天皆赤子，何地得賢官？」之二：
「稻熟鳥聲樂，潮來龍氣昏。」則又因械鬥不斷，雖在田園豐收的歡慶中，猶有深
深的憂慮。尤其「潮來龍氣昏」一句更可以想到時局波濤洶湧，朝廷卻猶昏昧無知。

⁴⁴ 案〈赤崁竹枝詞〉較接近逢場作戲的戲謔。作者另有〈無題〉詩在男女關係上似乎頗有表述，唯僅
只於此，並未有後續發展，另詳林翠鳳論文《陳肇興及其陶村詩稿之研究》頁 13 及本文注 13。

⁴⁵ 《陶村詩稿》卷四頁 41 〈由港口放洋望海上諸嶼尋臺山來脈處放歌〉。

⁴⁶ 《陶村詩稿》卷四頁 35 〈渡海〉二首。



凡此，都可嗅出作者的生命也即將自夏轉秋。⁴⁷

四、秋天原型

相較於早期農村即景詩的〈春田四詠〉及〈秋田四詠〉可以表現春天的傳奇及夏季的田園詩，陳肇興在同治年間因戴案避入武西堡---南投牛牯嶺所寫的〈山居漫興〉八首等，⁴⁸就不見有春天傳奇或夏季田園詩的味道，反而是充滿了日落、秋天、死亡的感觸。可說是他生命中屬於秋天的階段。

(一)〈揀中感事〉十二首

其實在第六卷〈揀中感事〉十二首中已可看到他力不從心，悲秋之慨。這出之於對時局憂慮之情：從之一：「運籌敢道參帷幄，桑梓情深感事哀。」已可看到他對動盪的憂心及參與，端在對鄉土的關切。因而有之二的建言；「我有一言參末議，古來擒賊必擒王。」之三又致慨於械鬥不斷、時局擾攘，甚至地方官吏的自私無能，讓他一事無成：

雜蟲得失了何因，擾攘難逃局外身，---功名路絕官奴侮，仕宦交疏父老親。

之四因而慷慨陳言：

江山信美非吾土，富貴時還讀我書。---等閒忽起聞雞舞，國計民瘼恨有餘。

⁴⁷ 《陶村詩稿》卷四頁 50。

⁴⁸ 同治元年戴潮春黨進攻彰化城，此時陳肇興正奉命前往南北投聯莊路上，聞變只得避難牛牯嶺，作者有〈三月十六日奉憲命往南北投聯莊遇亂避居牛牯嶺即事述懷〉記其事，戴案始末可另詳《戴施兩案紀略》台灣文獻叢刊第 47 種（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年 8 月版），及及林豪《東瀛紀事·戴逆倡亂》台灣文獻叢刊第 8 種（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年 8 月版）。



之六則對於地方小吏的驕橫感到憂心：

—殺運未終天道渺，生機纔轉吏人驕。祇聞擾攘爭金帛，可有驚心到刁斗。

七八兩首將作為儒者之無奈，未能任官宦海浮沉，卻也招人無端毀譽：「無根毀譽間中得，有定升沉夢裡看。」（之七）「卻笑腐儒憂社稷，年年辛苦送窮文。」（之八）因而末第十二首即有：

呼牛呼馬總憑他，報此冰心欲奈何？—擬作解嘲才力薄，一樽相囑且高歌。

既不能有所作為，又要飽受他人冷眼之下，只得仿揚雄自我解嘲作結。⁴⁹

（二）〈山居漫興〉八首

但是報國心切的他又有〈前後從軍行〉仿杜〈前後出塞〉之作，都可為他的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悲秋之歎做為注腳。直至戴案發生，避難他鄉，所作如〈山居漫興〉更是有杜甫漂泊半生的感觸。因而有〈北征〉〈同谷七歌〉、〈秋興〉的意味。今試以此同治元年（1862）〈山居漫興〉八首分析如下：

忽報孤城陷，蒼茫百感新。半生輕結客，此日愧知人。拾橡杜陵叟，負薪朱買臣。悲歌聊度日，不敢怨清貧。（一）

時令雖才四月作者卻已有秋日之悲，用上平十一真韻。舊文人的悲秋傳統，真軫凝重，表現讀書功名只剩一場空，唯悲歌以度日。⁵⁰此詩從彰化縣城淪陷，淡水同知秋日觀、臺灣道孔昭慈的遇難說起，即已經宣告這組詩的基調。因而中間四句慨歎自

⁴⁹ 以上〈揀中感事〉十二首載於第六卷，時為辛酉即咸豐十一年。咸豐八年古香樓落成後雖定居彰化，唯當時械鬥頻仍，此時避亂又離家至台中，且為平息地方械鬥，陳氏又和地方官意見不合，屢遭打壓排擠，因而有此十二首。

⁵⁰ 同治壬戌年年三月十八日，淡水同知秋日謹因手下林日成倒戈相向而遇難，三月二十日，戴黨攻占彰化，奉命前往南北投聯莊之陳肇興因孤城陷而百感新，所以發端即用此凝重之真韻。



己的淪落，以朱買臣之不過及杜甫在當年流落同谷作七哀歌來自況，末聯悲歌度日、不敢怨清貧，而其清貧可知。更有庾信〈哀江南賦〉：「惟以悲哀為主」的自嘆。⁵¹所以下一首即以「一身如逐客」發端：

一身如逐客，數日寄巖阿。世亂乾坤窄，山深雲雨多。生涯依木石，時事閱兵戈。不見天邊鳥，高飛避網羅。(二)

用下平五歌韻，魚歌韻纏綿。「世亂乾坤窄」最能看到這英雄末路的悲慨。至於「生涯依木石」末四句點出讀書人雖然生活只能靠山中的木石為依，卻依然關心動盪不安的時事。用此歌韻之纏綿，然難有所作為，只能像高飛避羅網的天邊孤鳥。真如弗萊原型所謂的「關於英雄的衰落、垂死的神祇、暴死和犧牲及英雄孤獨處境的原型。---」⁵²因而又有下首詩：

寂寞空山裏，無人獨掩扉。養茸麋鹿馴，分子鯉魚肥。習字妻磨硯，薰香婢拂衣。憂來頻命酒，勉強學忘機。(三)

用上平五微韻，由前半首知，雖處於寂寞而無人到訪的空山，但作者很認命的依然要處理漁牧的農事，要學習過山野農人的生活型態。但並不懷憂喪志，由「習字妻磨硯」，知詩人在此仍如傳統讀書人居易以俟命，「薰香」二字更烘托雖處於此依然潔身自愛，並未沉淪。惟末聯「憂來頻命酒」，點出對時世終究擔憂，縱然在此山林、要學忘機，但感覺還是有些勉強，足見此時心境之氣餒抑鬱。⁵³

⁵¹ 杜甫避安史之亂曾寓居同谷縣而有〈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篇首即說：「有客有客自子美，白頭亂髮垂過耳。歲拾橡栗隨狙公，天寒日暮山谷裏。---嗚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風為我從天來。」見《杜詩鏡銓》卷七頁 296，台北華正書局，1993 年九月版。庾信〈哀江南賦〉：「不無危苦之詞，惟以悲哀為主。」《庾子山集注》卷二（台北：源流文化事業公司 1983 年四月版），頁 95。

⁵² 吳持哲編《諾斯洛普·弗萊文論選集》〈文學的原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7 年 12 月版），頁 90。於此可以看到他英雄孤獨的處境如與信、杜甫等因而是處在日落、秋季的階段。

⁵³ 謝雲飛《文學與音律》：「凡微灰韻的韻語，都含有氣餒抑鬱的情思。」（台北：東大圖書有限公司，



燕去泥猶落，蟲飛雨欲來。山林饒樂趣，豺虎怒庸才。竹迸松根茁，蘭穿樹腹開。桃源無處覓，雞犬漫相猜。(四)

用上平十灰韻，承上首微韻，微灰兩韻都有氣餒抑鬱的聲情。此詩可說為上一首「勉強學忘機」作一疏解，尤其「豺虎怒庸才」可知其自我解嘲。而末聯「桃源無處覓」，足見因不能全然忘機，自然無法覓得真正的桃花源，用此灰韻，雖有響度卻又細微因處於山中無法為人所識，有人微言輕之慨⁵⁴。

偶閱巖前稼，時來原上行。分秧遲閏夏，種豆急新晴。地瘦宜瓜殖，田磽帶石耕。誰知抱甕者，原是一書生。(五)

下平八庚韻，詩人意識的自覺以庚梗振厲表現欲振起又無奈。前六句具體的描述在山中務農的辛苦，擔心秧苗後，又為播種豆苗擔心雨水過多，期盼早日放晴。而貧瘠的農地又土石堅硬看來只宜種瓜，在石縫中耕種，找出生機。如此務農的辛酸，且有末聯反用莊子抱甕者的典故，強調一己書生的身分。憂患意識與詩人的自覺因此時局動盪、農事艱辛而特別強烈，他始終和桃源有段距離。⁵⁵

巘疊復巒重，尋幽偶寄踪。草深沒人跡，山缺擁雲峯。將帥思擒虎，經綸懷臥龍。沉吟無限思，日暮倚青松。(六)

用上平二冬韻，東冬等韻，適宜表現莊嚴的神態、深厚的情感和宏壯的氣概。

1978 年版)，頁 61-63。

⁵⁴ 灰韻字王驥德《方諸館曲律》：「皆來之響」，認為灰韻享度高，為周世箴因韻尾響度小，放在「細微級」《語言學與詩歌詮釋》（台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2003 年版），頁 180。

⁵⁵ 由末聯書生之慨，可知他的襟抱，因而對於陶花源的追尋與他人不同且無法達到，作者在庚申即咸豐十年已有「桃源在何處，目極萬峰顛」（水沙連紀遊之三）的感觸，許惠玟曾比較他與許南英的異同道：「如果許南英的桃源是一種理想世界，是一種依託，那陳肇興的桃源就是理想世界的終不可得，二者是非常截然的對比。」《道咸同時期（1821-1874）台灣本土文人詩作研究》（高雄：中山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 2007 年），頁 409。



到了第六首敘寫在這山巒起伏的地方駐足，不禁想到能擒虎寇的將帥，也盼望有能經綸天下如臥龍孔明的人物。或許正因時無英雄，更可以看到作者的無奈，「經綸懷臥龍」不也正點出時無此輩人物，所以才讓夏日的田園淪落成秋天的輓歌。也可說是英雄的疏離，因而才有末聯「沉吟無限思」這種在日落中寄託吟詠的悲情，以及傳統讀書人倚松而立的堅持。⁵⁶

此地勤耕稼，年來幸有秋。荊花巢白鳥，蔗葉飼黃牛。瓜果參差熟，田園次第收。相憐多父老，挈搯到牆頭。(七)

用下平十一尤韻，蕭尤韻感慨。生命總要尋找出處，作者似要擺脫傳統悲秋的宿命，也有異於秋天的悲劇。此詩言在勤於耕稼後終有收穫，可以甘蔗葉飼養牛隻，瓜果成熟，田園中的農作也有了收成。而憐惜我來此耕作的父老還帶酒來相訪，深情款款，感覺如陶淵明歸園田居一樣。於是就在歸田甚至桃花源的錯覺中，作者以下列這首詩作結：

三春花落後，四月雨晴初。鑿地開山沿，流泉灌野蔬。屋從吾輩老，谷合乃公愚。日共村翁醉，方知樂不如。(八)

上平六魚韻，魚虞——鬱結難吐。從首聯「三春花落後」說花落之後的四月開始要忙碌，四月正是孟夏，而此時他更須開鑿山地引水灌溉種植的蔬菜等農作。頸聯頗有在此終老的意味，而引用愚公谷的典故，自輓中又有些不平的意味。因而末聯就點出雖然因他人送酒來，可以跟村翁同醉，但自知其樂實不如這些村野之人。反用陶詩「不樂復何如」的詩意，表達其不甘於此的無奈。或許這首聯的四月雨晴初，讓我們也想到〈讀山海經十三首〉的「孟夏草木長」同樣的季節，陶令從官場回到家

⁵⁶ 而這也是如弗萊所說的「關於英雄的衰落、垂死的神祇、暴死和犧牲及英雄孤獨的處境的原型。」但因思擒虎、懷臥龍因而用響度較高的東冬韻，給人以寬平、渾厚、鎮靜的感覺。參見陳少松《古詩詞文吟頌》頁 233。



園，而他卻從家園逃到山中避難。乃自嘲如愚公，且不如村翁之樂，因而這組詩中雖也不乏風土田園的書寫，卻只是寄託其鬱結難吐⁵⁷。

這也呼應前面第一首的「悲歌聊度日」用十一真韻代表心情的凝重；第二首的「一身如逐客」則用於歌韻的纏綿，表現他在此是亂山深之地，英雄的孤獨處境的綿綿思念；第三首的「勉強學忘機」也可感受到那氣餒抑鬱：何以第四首要說：「桃源無處覓」、第五首要自覺的強調「誰知抱甕者，原是一書生。」因而第六首雖仍在「將帥思擒虎，經綸懷臥龍」只可惜英雄早已疏離終究不可覓得。所以第六首只能述說山中父老攜酒相慰問：「相憐多父老，挈盃到牆頭」，惟在此雖與他們共飲，終究不如陶淵明自得，也不如村翁的自然沉醉：「日共村翁醉，方知樂不如。」這種曲折往復想要投入田園山林卻又不甘的無奈，不正弔詭的呈現亂世中讀書人的自我輓歌，也有些悲劇的意味。

作者之所以如此消沉，應在此組詩首句：「忽報孤城陷」，即彰化城被戴萬生攻陷所致。他另有〈二十日彰化城陷〉詩頗能為〈山居漫興〉作註腳：

卦山何處擁旌旂，烽火連朝上翠微。定寨城空誇犄角，望洋援已絕重圍。優柔養寇機先失，倉促陳兵計又非。從此瀛瀛無樂土，荊榛塞路亂蓬飛。

上平五微韻，謝雲飛：「含有氣餒抑鬱的情思。」因為前六句的不堪，有末聯「從此瀛瀛無樂土」的哀嘆，相較於〈春田四詠〉中的「自是瀛瀛多樂土」對比甚為明顯。也因有此樂土已無的絕望之詞，對於田園的想像也就越來越絕望了，才有〈山居漫

⁵⁷ 陶淵明有〈讀山海經十三首〉其中第一首末兩句「俛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歸隱後頗欲安於此耕讀之生活，而陳肇興避居此山區，頗多感慨，淪落至此，如愚公谷的主人而已，雖也有鄰翁攜酒造訪，有陶潛當年故事。然而陳氏卻因志不在此，猶有掛心，不能如陶潛及眼前村翁之自然灑脫，因而要嘆「方知樂不如」。所以自前首用感慨的尤韻後，這首就用魚韻，可由「魚虞——鬱結難吐」推想到此刻他所懸念者。



興〉八首的悲歌自輓。⁵⁸

(三)〈消夏雜詩〉十四首

因而在同治元年（1862）五六月所作〈消夏雜詩〉中也可看到他處於亂世，避入山中的自省及悲慨，且其中不少借風土而抒懷者：

石壁丹崖小洞天，山如太古日如年。萬竿竹下披襟坐，自有清風不用錢。(一)

先韻聲雖響，卻又細膩，體會雖夏猶秋的感覺。先以此石壁丹崖為小洞天，當時人稱為內山的避居所在。時間有如靜止般過得緩慢，因而日長如年，山如太古日如年，真是不為人知的福地。竹下披襟而坐，清風之涼爽又非金錢所能致。

避跡山中已半年，貪涼頻到竹林邊。綠陰滿地日亭午，自枕松根企腳眠。(二)

再用先韻的細膩。避跡山中已半年，英雄末路，至此已半年，但綠陰遍地、山林清涼雖亭午猶可枕松根而眠。思緒之細膩，讓他在此困境猶可轉換心境，安頓挫折的生命。

雨過園林景色青，可人風日是新晴。無端喚醒南柯夢，萬木陰中一鳥鳴。(三)

庚韻但首句用青韻，孤雁出群。山中最宜人為雨過天青之時，惟好夢卻被鳥鳴聲喚醒。南柯夢被喚醒，足見世事一場大夢。庚韻振厲，暗示一己猶有夢在。⁵⁹

⁵⁸ 瀛墟指的是台灣，作者由〈春田四詠〉的「自是瀛墟多樂土」到此刻的「從此瀛墟無樂土」可見彰化城陷對他的打擊之大，也因而生命季節轉為秋天，又謝雲飛《文學與音律》：「凡微灰韻的韻語，都含有氣餒抑鬱的情思。」頁 61-63，台北：東大圖書有限公司 1978 年版。

⁵⁹ 此詩首句用青韻字，與二四句用庚韻字不同，似出韻，然首句用鄰韻字謂之借韻或瀨韻，又叫「孤雁入群」或「孤雁出群」，如謝榛《四溟詩話》即說：「七言絕律，起句借韻，謂之孤雁出群。宋人多有之。」此詩為強調一己有夢，然為鳥所喚醒，用此孤雁出群之借韻，頗耐人咀嚼。



門前溪水綠漫漫，小坐垂綸意自寬。靜極不知魚上餌，一雙蝴蝶立漁竿。(四)

用上平十四寒韻，給人以悠揚穩重的感覺。小坐可垂綸而釣、心意自寬，隱於漁樵暫時不問世事，釣魚中注意蝴蝶在竿頭，卻不知魚已上餌。將莊子蝴蝶夢與魚樂之典故化用，以此寒韻之雅，精緻的表達出山溪垂釣主人的心跡。⁶⁰

排闥山光四望青，登臨只隔一漁汀。偶攜鴉嘴鋤雲去，劇得千年老茯苓。(五)

庚青韻都含有一種淡淡的哀愁，似乎又有相當理智。⁶¹排闥四望，原始蠻荒想到《楚辭·招隱士》的「王孫游兮不歸」。攜帶鴉嘴鋤而得千年老茯苓，從千年中，也可解讀他常懷秋歲憂卻又生年不滿百的無奈。

匝月幽居不出門，舊時山徑長苔痕。一甌苦茗三升酒，消受文人日又昏。(六)

用十三元韻，不易分辨的十三元，進退維谷，消磨時光在此。山中閉戶不出，山竟無人行跡而長青苔，自己但以茶酒消磨時光，消受文人日又昏---在不斷的日落中，詩人昔日的壯志似乎也消沉了，以元韻的混淆表達此時內心的掙扎昏亂。

楓林日暮晚風涼，散步誰知抱恨長。人自趨炎吾耐冷，兩股氣味各分嘗。(七)

江陽之響，韻之最美聽者。在楓林日暮中，似乎有那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騷人的悲歎。因而次句極感嘆抱恨無人知，人自趨炎吾耐冷---他人趨炎附勢，對比自己在山中的清冷，感慨更深，不覺情緒之高亢。⁶²

⁶⁰ 此詩用寒韻，謝雲飛以為「凡寒桓韻的韻語都含有黯然神傷偷談雙淚的情愫。」觀此首詩意，恐不夠貼切；陳少松則以為「先寒一等韻---給人以幽揚、穩重的感覺。」較能呈現意自寬的聲情。

⁶¹ 謝雲飛《文學與音律》：「凡庚清蒸韻的韻語都含有一種淡淡的哀愁似乎又有相當理智的情愫。」（台北：東大圖書有限公司 1978 年版），頁 61-63。

⁶² 第二句「誰知抱恨長」有弗萊「英雄的孤獨處境的原型」而「人自趨炎」也可看到秋天原型中次要人物的所謂「叛徒」，見《諾斯洛普·弗萊文論選集》〈文學的原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7 年 12 月版），頁 90。



地僻無人問索居，清風入戶替翻書。紙窗竹屋烏皮几，手寫唐詩一月餘。(八)

上平八魚韻，魚語幽咽。然而回頭一想身處山中之寂寥，地僻無人問索居——蕭瑟不為人知，唯不識字的清風前來相伴，只能不斷的書寫唐詩，語氣不免哽咽，因而用此魚韻。委婉表達英雄疏離的心聲。⁶³

山田青綠水田黃，看慣人家刈稻忙。烏雀也知禾黍熟，謹呼飛下野人場。(九)

江陽之響——韻之最美聽者 宏亮渾厚。但作者在吐出無奈後，性喜田園關心農人的他，在看到農家的收成中，似乎也找到寄託，心情也隨之高昂，烏雀此時也可同群，心思也又隨之高昂——山田水田一樣農家，農作物收成時烏雀自會前來，也知禾黍熟，雖只是與鳥獸同群，也聊可慰藉。

烽火兼旬信息沉，故園回首棘森森。幾回欲覓來人問，相對無言淚滿襟。(十)

侵寢沉靜，由首句烽火兼旬知消息不通，故園回首只見蒼蒼莽莽，也不敢追問，因而用此沉靜且帶有嗚咽收-m 音的侵韻字。表達心境同杜甫「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又有其「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之感慨。此真所謂「英雄孤獨處境的原型」。

64

曾見黃巾此地過，連天鼙鼓達巖阿。兒童未解逢離亂，強折生梢學舞戈。

(十一)

魚歌韻纏綿。曾見黃巾此地過——戰爭所過鼙鼓動地，兒童不知，對於未來的關心，

⁶³ 也是「英雄的孤獨處境的原型」而此詩更點出「手寫唐詩」，似乎要以唐詩作為自我治療，埋下了其後仿杜、集杜而作的伏筆。

⁶⁴ 見《諾斯洛普·弗萊文論選集》〈文學的原型〉頁 90；又此詩用侵韻字，王易認為「侵寢沉靜」，今人竺家寧則引許世瑛〈王粲登樓賦的音韻分析〉：「(登樓賦)中段因思鄉之情而採用閉口沉悶的-jem 型韻母。」即是用侵韻字的閉口沉悶，表達對故園的思念，王粲登樓、杜甫春望及本詩皆同一機杼。



心思纏綿特別注意起他們的舉動，不知世亂之苦的兒輩，竟也折起樹枝習舞干戈。表現背叛者之出現及影響，心有所繫，不覺用此歌韻之纏綿。

平疇來往笠團團，一片驕陽汗不乾。漫道裸裎能挽我？野人原不著衣冠。

(十二)

寒山之雅---悠揚穩重，雖在山中但於驕陽下田野耕種之農人，因暑熱難耐，往往赤裸上身，野人原不著衣冠，也不會影響我。---回到大自然已經習於此，復得返自然，以此雅緻之寒韻來表達，倍覺其對比之意味。

為憐高潔絕塵氛，愛汝蟬聲樹裏聞。笑殺於陵陳仲子，不能如蚓又輸君。

(十三)

用十二文韻，凡真文魂韻的韻語都含有苦悶、深沉怨恨的情調。聽蟬聲而想到避難來此，保存一己之節操也頗近於蟬之高節：「為憐高潔絕塵氛」，遠避塵囂，自己行徑有如當年戰國時齊之陳仲子，為潔身而逃到楚國於陵，有英雄疏離意。

蒼藤碧樹綠交加，乳燕雙飛日影斜一陣晚風香不斷，檳榔破孕欲開花。(十四)

用下平六麻韻，清朗的感覺，又有哀傷慨歎。此詩看似寫景而已，但作為此組詩之殿軍蓋有深意：在綠意盎然的森林中乳燕雙飛景緻幽日影斜又晚風香不斷，檳榔樹也即將開花，然一切的美好卻掩蓋不住這日落時暮，一種時不我與、功名不就的感觸。頗有檳榔雖小猶可破孕而生，開出花來，而我卻只能困於此山林而不得出，感慨之深，寄寓於此風土的書寫中。⁶⁵

⁶⁵ 麻韻照陳少松之說：「給人以清朗的感覺」，但如前注 39 所引陳茂仁舉杜牧的〈山行〉〈泊秦淮〉二詩為例：「兩詩的情感色彩卻不同，前者欣喜、歡快，後者哀傷、慨歎。」，頗能指出其異同之別。伯康此詩用麻韻，則二說皆可通，如林翠鳳即解讀為：「夏日黃昏山居牛牯嶺，翠色連峰巧禽輕飛，晚風徐徐，既是目接美色，又能鼻嗅佳芬，為山居耕讀的生活，增添了無限的情趣。」《陳肇興及



(四)〈憶故居〉四首

此時也有〈憶故居〉之詩(同治元年 1862)，可以由第一首「千首詩都付火燒」及三首夕陽之意象等讀出英雄末路的感觸：

黯黯愁雲四望遙，故園回首總魂消。張良去國家初破，杜甫遊秦盜正驕。萬卷圖書歸浩劫，一年文武畢今朝。可憐嘔盡心頭血，千首詩都付火燒。(一)

先用蕭尤韻表達感慨，藉著張良及杜甫比喻一己因亂世家破不得已離鄉之處境，三四兩句「萬卷圖書歸浩劫」等也證明當年讀書求功名的理想，尤其古香樓之建築，如今俱化為烏有。因而才有末聯「千首詩都付火燒。」的無限悲涼。⁶⁶

遷喬曾為賦閒居，五載經營奉板輿。近市盤餐多異味，承歡菽水有新儲。玻璃牖下安吟榻，錦繡堂前掛報書。四壁祇今何所有，空聞鳥雀噪階除。(二)

再以魚歌韻表達想念的纏綿心思，前六句想到當初喬遷種種，包括中舉報書之光彩，⁶⁷不覺用此魚韻之纏綿已表達對就日繁華之想像，以對照現在，推想如今故居「四壁祇今何所有」？藉故居之今昔之異，彰顯如今世變下之淪落：

小築吟樓號古香，半儲書畫半巾箱。山橫定寨青排闥，樹接豐亭綠過牆。幾度樓遲同燕雀，一經離亂又豺狼。帑金掠盡門窗圯，惟有青苔對夕陽。(三)

其陶村詩稿之研究》第四章頁 178。然此詩乍看似欣喜，但由末兩句再細讀之，則實寄寓著困於山中，桃源無處覓，有家歸不得之哀傷慨歎。這也是〈消夏雜詩〉十四首之基調。

⁶⁶ 此詩正說明古香樓於戴黨攻入彰化後燒毀，陳肇興於牛牯嶺山終知此消息，約在當年七夕之後不久，見林翠鳳《陳肇興及其陶村詩稿之研究》第二章頁 46-47。詩說：「一年文武畢今朝」當指這年來為戴案驅馳的文武事業，卻換來家園的燒毀，用「畢」字，可見對他打擊之大，因而孤注一擲，想要謀刺戴潮春，卻又失敗，因而只好又逃入集集內山，詩人生命也提早進入冬天。

⁶⁷ 卷三有〈古香樓落成移居即事〉說新居落成之喜悅，卷五則有〈元旦〉詩：「衣冠誰拜賀，門外馬鈴鳴」這二詩分別描述新屋落成及中舉賓客來賀，可見當年之得意。



再用陽韻響度高，表現他激動昂揚的心緒，一生的不幸此古香樓可為見證，幾度棲遲同燕雀一經離亂又豺狼，而末句「青苔對夕陽」更可想像英雄末路、無人肯來，小徑長青苔，他人疏離的悲秋情懷！且用陽韻之響度，此種高昂頗有老杜之「不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填溝壑」之慨歎。

傳聞狐鼠據為巢，薪木摧殘去又拋。世亂傭奴多背主，途窮鄰里乏知交。登樓王粲非吾土，破屋杜陵戀舊茅。自恨不如樑上燕，巡檐猶得到花梢。(四)

末首則用肴韻，激動而悠長等感情。由次聯「世亂傭奴多背主」看到背叛者總在此亂世出現，而我終究不如樑上燕，可以飛回古香樓舊宅一窺故居之樣貌，真的是秋天日落之時，英雄疏離，無人可識我之情懷。⁶⁸

五、冬天原型

在第六卷末的〈閒居〉(咸豐十一 1861) 四首七律，作於冬日，此時中原太平天國之變，正如燎原，而台灣戴潮春之天地會也蓄勢待發，所謂山雨欲來，已經可以感受到那天地閉賢人隱的感慨：

呼馬呼牛任毀譽，拋殘世事自閒居。飛觴月可邀斟酒，舉葉風如勸讀書。舊業重溫知學退，新交漸廣覺心虛。年來卻悔吟詩少，欲買青山賦遂初。(一)

用上平六魚韻，由起筆「呼馬呼牛任毀譽」知此時被人誤會的無奈，因而下聯有「邀斟酒、勸讀書」之字眼，藉著喝酒讀書以求其志，頗有陶淵明時還讀我書與歡言酌春酒之意味。再由末聯「吟詩少」可知此時因總總人事的糾葛讓他無法專心吟詠，

⁶⁸ 此組詩由三首的「夕陽」四首的「背主」、「途窮」等可以見到弗萊所說的：「日落、秋季及死亡的階段，—及英雄孤獨處境的原型。次要人物：叛徒—」。



雖身在古香樓中，卻又有買山以歸隱的念頭。第四首末了又有：

卻怪寒蛩情似我，連宵唧唧伴吟詩。

表達詩人對於外在無能為力，只能閑居在家、吟詠不已如寒蛩唧唧而已。⁶⁹

(一)〈感事述懷集杜二十首並序〉

冬季原型最值得一提的要算〈感事述懷集杜二十首並序〉(同治元年 1862 壬戌)，喜愛杜詩的他之前已有〈前從軍行倣杜前出塞體九首〉〈後從軍行倣杜後出塞體五首〉等仿杜而帶有譏刺之作；⁷⁰而稍後之〈自許厓寮避賊至集集內山次少陵北征韻〉已可見在亂世中他對杜詩的念念不忘，詩中提到「深林暗無光，白晝不見日。破屋兩三間，茅茨雜蓬篳。」又如：「徒步隨狙公，自食棗與栗。哭類阮籍窮，狂等費貽漆。」⁷¹都可看到他處在此時此地但覺暗無天日、生命若阮籍窮途末路，心灰意冷有如隆冬。因而憶及文天祥當年困厄時有集杜之作，乃繼而以此⁷²〈感事述懷集杜二十首並

⁶⁹ 此詩為詩稿第六卷末首之作，作於咸豐十一年，由第四首有「小飲最宜冬至日」些在冬天時，此時正是戴潮春黨與日眾，官府竟不能制，伯康不能有所作為，只能吟詠度日，次年春亂事即起。

⁷⁰ 林翠鳳以為：「其〈從軍行〉所寫正是清代震動京城的太平天國之亂，臺地鄉勇被徵調助戰一事。陳肇興雖並未以序文明志，然而〈前從軍行〉所述正是從軍男兒的辛酸寫照，恰似杜甫所言之『從軍苦樂之辭』；〈後從軍行〉則多有寄語，透過士兵的口吻，發抒批評的意見，也正是杜甫所指『假征戎之辭，以譏切之也』。陳肇興借往昔杜甫之意旨與文辭，重新詮釋現今臺地之時事。其仿杜可謂深矣。」見氏著《陳肇興及其陶村詩稿之研究》第五章頁 244。

⁷¹ 詩載於詩稿第七卷，當作謀刺不成之後避往集集之時，之前更有一首〈卜居〉模仿屈原而作，表現詩人當時深覺窮途末路的徬徨，林翠鳳以為：「這種世亂勢危人情現實的見聞經歷，從而引起了陳肇興內在激烈而矛盾的省思，〈卜居〉一詩，便是最糾結的天人交戰的呈現。」林翠鳳《陳肇興及其陶村詩稿之研究》第三章頁 64-65。〈卜居〉起筆即言：「經年避寇賊，遷徙無定宿」，又說：「供憶無故人，反噬有僮僕。親朋多白眼，群奸遙測目。入海愁蛟龍，登山畏虺蝮。無寧居九夷，負矢射麋鹿——」可見「關於洪水及回歸渾沌、英雄慘敗——」等第四階段已然來到，在此因以〈卜居〉為秋冬之分期點，之前如〈感事漫興〉〈七月望後謀刺逆首不中——〉為秋日最後的詩篇，〈自許厓寮避賊至集集內山次——〉之後則幾已進入生命之隆冬時，為冬日原型之詩。

⁷² 文天祥有〈集杜二百首〉裴普賢認為：「南宋集句最重要的發展，是文天祥的寫作態度，——文天祥是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乃囚幽燕獄中追記亡國恨事及懷舊抒憂之作。雖集杜甫句，已經進入『但覺為吾詩，望其為子美詩也』的境界。至此，及句詩才會直書自己的性靈，發展出最齊一的光輝來，



序〉抒發當下的心境：

僕本恨人時逢喪亂，竄身窮谷跣足空山。忍死以待王師，投淚而呼子帝效班彪之論命，欲悟隗囂值錢鳳之洩言，幾危溫嶠。東奔西走，晝伏宵行。聽砲礮之聲則淚隨響落；望旌旗之色，則魂逐雲飛。於焉取杜詩而讀之，茫茫百感如在目前。渺渺千秋，如逢夙構，淒風苦雨，悉古人已涉之途；斷簡殘編，即我輩欲宣之蘊。爰尋章而摘句，因會意以成文。有唾皆珠，無牙不慧。蓋家國之慨前後同歸，亦哀怨之音，古今一致云爾。---

相對於前面三季---春夏秋的作品，避難到集集內山的陳肇興，在六庄義舉失敗灰意冷之餘，不免有末路窮途之慨，真來到天地閉賢人隱的冬季這時創造的心力或衝動似乎也沒了，這時只能在古人的詩句中找到寄託，正如：

在文學藝術俱有療效的整個範圍內我們無疑會發現最佳詞語按最理想排列（有人認為這便是詩歌的定義）就能以許多方式對人體產生作用。

弗萊並舉例說：

許多年前，我在講授彌爾頓的〈失樂園〉時心情十分激動，發覺他強有力的詩行往往從書中跳躍出來，成為一個個有生命的東西，在我腦海裏此起彼伏地浮動。有一次我雖十分疲乏卻難以成眠，便使勁地揣摩自己腦子裏究竟裝著些什麼---⁷³

讓及句詩成為一種可以寫出最上乘作品的詩體。無怪明人周鑑要稱此集杜二百首『冠絕古今』了。」氏作《集句詩研究續集》（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79年2月版），頁260-261。而伯康集杜的背景與態度應相彷彿。

⁷³ 以上二則引自弗萊在〈文學的療效〉中所言，這種文學的療效，來自於前人「強有力的詩行」，弗萊又說：「不應忽視在如今這個瘋狂的世界哩，文學及其他的藝術所具有的巨大的注人康復的力量。」文天祥和陳肇興在困厄中應都有以集杜詩自我治療的用意。見《諾斯洛普·弗萊文論選集》〈文學的



就是這樣，在很疲憊時腦海裏呈現的往往是前人的作品，對熟悉於傳統的文化素養的他，這時想到的自然就是杜詩，跟遭遇國破家亡的文天祥一樣。《指南集》中的集杜詩，自成為他的範本。杜詩的沉鬱頓挫不就如〈失樂園〉一樣，「強有力的詩行往往從書中跳躍出來，成為一個個有生命的東西」這時陳肇興「茫茫百感如在目前。渺渺千秋，如逢夙構。」只覺杜詩所言者正是他的心聲，他的遭遇杜甫已經歷且說了：「淒風苦雨，悉古人已涉之途；斷簡殘編，即我輩欲宣之蘊。」所以這時只需「爰尋章而摘句，因會意以成文。」將杜子美的詩句重組即可，這不是割裂尋摭也非癩祭魚，而是在古人深得我心之餘，「最佳詞語案最理想排列」以文學藝術來自我治療，在這寒冬中以杜詩來撫慰一己的創痛。⁷⁴因而將杜詩詞句按心目中的理想重新排列，乃形成此「感事述懷」：

身世雙蓬鬢，乾坤一腐儒。所來為宗族，從此出妻孥。鼓角悲荒塞，塵沙立
暝途。寂寥人散後，野月滿庭隅。(一)⁷⁵

前兩句將自己身為儒者卻漂泊流離的感觸說出。用七虞韻，給人以鬱結難吐的感覺，適宜表達纏綿深微感嘆不已等情感。⁷⁶

寂寞書齋裏，他鄉且舊居。荆扉對麋鹿，鄰舍與園蔬。路樹行相引，村花不
掃除。猶殘數行淚，自寄一封書。(二)

療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12月版)，頁77-78。

⁷⁴ 無獨有偶，早在六朝的劉勰即說：「詩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義歸無邪。」《文心雕龍·明詩》(台北：學海出版社，1977年8月版)，頁65。

⁷⁵ 「身世雙蓬鬢」出自杜詩卷十四〈暮春題瀘西新賃草屋五首之三〉、「乾坤一腐儒」出自杜詩卷十五〈江漢〉，案今人林翠鳳已將此詩各句出處詳列出，不另列出，可參考見氏作《陳肇興及其陶村詩稿之研究》〈感事述懷集杜二十首並序出處一覽表〉頁246-251。

⁷⁶ 參考陳少松《古詩詞文吟誦》(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頁233。



也是說自己寄居他鄉。用六魚韻，表現那日暮途窮，極端失意的感慨。⁷⁷

洗眼看輕薄，無心恥賤貧。簡書燒燭短，對酒滿壺頻。生意甘衰白，行歌非
隱淪。艱難隨老母，嘔血事酸辛。(三)

為孝順母親而至此，雖看清他人之輕薄，然不能有所作為，只能忍氣吞聲。用十一
真韻，含有苦悶、深沉、怨恨的情調。

烽火連三月，兵戈有歲年。無家問消息，累月斷人烟。雄劍四五動，茅齋八
九椽。何鄉為樂土，此別竟茫然。(四)

由三句「無家問消息」、七句「何鄉為樂土」等看到作者在兵戈經年、烽火不斷下的
感觸，能否回到從前，或者到其他的樂土去，是他最想知道的，用細膩的一先韻。
只是仔細思索下，答案無解，因而才有「此別竟茫然」作結。承上而起下篇首句之
「亂離知又甚」表達眼前處境越來越難之感慨。

亂離知又甚，留滯敢辭勞。壯惜身名晚，悲憐子女號。一旬半雷雨，八水散
風濤。生死論交地，寸心銘佩牢。(五)

亂離之時，留滯於山區，幸得託身，何敢怨此地之勞苦，但可惜已壯年而身名不彰，
且徒聞兒女悲號卻無可奈何，雷雨半旬而風濤不斷。也想藉著八水原意應是八功德
水，但帶來的卻非功德而是風濤不斷，表達詩人的深沉無奈。用四豪韻表達激動而
悠長的情感。

⁷⁷ 謝雲飛《文學與音律》：「凡魚虞模的韻語都含有日暮途窮，極端失意的情感。」(台北：東大圖書
有限公司，1978年版)，頁 61-63。以下所引各韻的聲情分見謝、陳二書中，不再加註。



慘淡風雲會，飛騰戰伐名。呻吟更流血，長嘯一含情。耕鑿安時論，漁樵寄此生。故林歸未得，群盜尚縱橫。(六)

自前半的哀愁：慘淡風雲會、飛騰戰伐名起至長嘯一含情止，可以看到他欲振起之激動，用八庚韻。頸聯卻只能嘆：「漁樵寄此生」以群盜猶縱橫不得歸故園，振厲之慨變成欲振乏力，且又有下一首：

四海猶多難，邊隅還用兵。至今勞聖主，何以守王城。勳業行看鏡。朝廷誰請纓。忽聞哀痛詔，頓使寸心傾。(七)

四海多難驚動聖主，因而前四句之憤慨加上後半不知誰能請纓、又聞哀慟之詔，更使得一心想報國的他，心情激動不已。再以庚韻之振厲來呈現。

回首驅流俗，深情托所親。干戈猶未定，消息苦難真。易下楊朱淚，難甘原憲貧。沉思歡會處，愁殺白頭人。(八)

干戈未定、消息真偽難辨下，心情之苦悶、與時俱增，深沉、甚至怨恨的心情，選擇以真韻來表達。

未負幽棲志，千秋萬歲名。得辭兒女醜，因見古人情。秋水通溝洫，高風捲旆旌。兵戈與人事，回首淚縱橫。(九)

從未負幽棲志到因見古人情，都表現他的理智；而秋水二句，淡淡的哀愁可見，而想到兵戈與人事，俱已不堪，當更如杜甫只能老淚縱橫、不能自己。用庚韻---淡淡的哀愁，似乎又有相當的理智，表現在詩句中。

苦負平生志，經書滿腹中。與時安反側，駕馭必英雄。天下兵皆滿，關河信不通。煙塵獨長望，愁坐正書空。(十)



前半頗為自負並自信，經書滿腹，當有英雄可駕馭以安反側。因而用一東韻，有寬平、渾厚、鎮靜的感覺。

戎馬交馳際，蒼生喘未蘇。丈夫誓許國，壯志恥為儒。只益丹心苦，空悲清夜徂。朝來偶然出，隨意數花鬚。(十一)

由第五句「丈夫誓許國」到六句之「壯志恥為儒」帶來的是「只益丹心苦」等都可知其鬱結難吐，當用此虞韻，給人以鬱結難吐的感覺。

誰肯艱難際，從容靜塞塵。功名不自立，豺虎未宜馴。故老思飛將，中原憶舊臣。向來憂國淚，老去一沾巾。(十二)

由三四兩句功名豺虎云云，因思及當用飛將與舊臣，猶有憂國之淚，振厲之慨不減，而功名未立、豺虎難馴，憂國灑淚而沾巾，在在都顯示「苦悶深沉怨恨的情調」，因而用十一真韻。

仗鉞奪忠烈，何由見一人。英雄餘事業，盜賊本王臣。好武寧論命，臨危莫愛身。哀鳴思戰鬥，涕淚在衣巾。(十三)

也跟上一首相同，續用十一真韻，振厲之慨猶存，而「哀鳴思戰鬥」的苦悶深沉也俱在其中。

戰哭多新鬼，江山非故園。幾人全性命，作客信乾坤。骨肉恩書重，蛟龍窟宅尊。四郊未寧靜，無夢寄歸魂。(十四)

因戰事延續而四郊之不寧，只能繼續作客他鄉，由三四兩句之質疑，可知其迷惘，因而用十三元韻之難以分辨表現其困惑。



詞賦工無益，寰區望匪他。世人皆欲殺，吾道竟如何？寒木累旌旆，深江靜綺羅。寄書長不達，早已戰場多。(十五)

前半表現亂世文人遭忌的悲哀。再用寒木如旌旗之累、深江似綺羅之靜作為示現後，結以「寄書長不達」留下時代的見證。用魚歌韻纏綿，透露「吾道竟如何？」疑問中文章憎命達的哀嘆。

兵氣迴飛鳥，殘生隨白鷗。文章憎命達，河漢逐人流。山鬼吹燈滅，鮫人織杼愁。夢歸歸未得，心折此淹留。(十六)

既然「河漢逐人流」因而只能以「心折此淹留」作結。為表現其愁怨，用尤侯韻，這含有著千般愁怨無法申訴的意味的韻腳。

九月猶絺綌，山雲淅淅寒。高風下木葉，烽火被岡巒。用拙存吾道，安居奉我歡。因君問消息，持帚綠琅玕。(十七)

雖有「用拙存吾道」的想法，卻還是掛心外界消息，然一但知曉卻又徒增傷心落淚。用十四寒韻，含有黯然神傷、偷彈雙淚的情愫。表現其獨自情傷。末句綠琅玕可指美玉、美竹，也可指淚流滿面。

十月清霜重，千崖秋氣高。關山隨地有，跋涉覺身勞。多病休儒服，交情脫寶刀。安危大臣在，穴蟻欲何逃。(十八)

十月實秋氣深，雖「多病休儒服，交情脫寶刀」卻仍能以「安危大臣在」作結。用四豪韻，表達激動而悠長等情感。

今日看天意，蒼生豈再攀。時危私報主，世亂敢求安。自顧轉無趣，逢人多厚顏。憂來藉草坐，對食不能餐。(十九)



由頸聯：「自顧轉無趣，逢人多厚顏。」且結以「憂來藉草坐，對食不能餐。」可見其黯然神傷偷彈雙淚的情愫，再用十四寒韻來表達。

歌罷仰天嘆，蒼茫興有神。由來義氣合，直取性情真。枕簟入林僻，巖藤刺眼親。不知滄海上，薏苡謗何頻。(二十)

二十首之結尾---以「歌罷仰天嘆」發端，雖「由來義氣合，直取性情真。」卻又有枕簟之僻與巖藤之親，表現其無奈。因末句：「薏苡謗何頻」用馬援薏苡明珠招謗的典故，以見在此環境下，想要報國非但不能有所作為還招來猜忌甚至毀謗。如此苦悶、深沉、怨恨的情調，當用十一真韻。而滄海一詞更想到弗萊所述「悲劇則往往把這一世界描寫成為大海，正如同關於潰滅的神話故事經常總是描寫洪水的神話那樣。」⁷⁸二十首以此作結，也不見再有當初田園或風土組詩的經營與寄託。想到昔日十年寒窗終能中舉，卻遇亂起、烽火不斷，且又小人當道、報國無路，只能仰天而嘆、徒呼負負，天下之溺於洪流有如此者。也可讀出那時代台灣讀書人的天問。弗萊的冬季原型又云：

黑暗隆冬及潰滅的階段：關於這些勢力勝利的神話，關於洪水及回歸渾沌、英雄慘敗及眾神覆滅的神話。⁷⁹

正巧，詩稿中第七卷接著是〈九月十七聞斗六失陷總戎殉節感賦二十韻〉、〈羅山兩男子行〉、〈王副戎殉節詩〉、〈賴協戎殉節詩〉等歌詠哀悼英雄死亡的詩篇，又有〈懷人詩〉七首，到了最後第八卷先有〈哭董濟亭夫子〉兩首，哭儒者於亂世不為人知

⁷⁸ 見《諾斯洛普·弗萊文論選集》〈文學的原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7 年 12 月版)，頁 95。案弗萊稱此為「生命大系統」，以其認為「原型批評的一個根本原則，是認為一個形象的個別形式與普遍形式是完全相同的。」

⁷⁹ 見《諾斯洛普·弗萊文論選集》〈文學的原型〉，頁 90。此時伯康之心情，可由〈相逢行贈曾汝全〉：「從此世亂不相見，我走空山君驚西。四面烽火音書渺，萬疊峰巒猿鬼啼。猿啼鬼嘯人踪斷，杜老悲歌空自嘆。」(卷七)看出何以仿杜集杜，實因末日悲歌之心緒，唯有杜詩能詮解。



含冤而死之慟，哀其師其實亦自哀也；繼有〈殉難三烈詩〉三首就當時戴案中不屈而死者尊之為烈士，於此許惠玟解釋道：

陳肇興對於戴案的書寫角度，重點不是放在對戴潮春個人的批判，也不在百姓如何痛苦，而是將鏡頭聚焦在官員及兵丁，當陳肇興一面倒的稱讚殉難官員時，其實也反應出多數官員是如何貪生怕死---。⁸⁰

可知這些殉難者的描述，不只是冬季原型中「英雄慘敗以及眾神覆滅的神話」原來還蘊含諷刺的意義，正是諷刺文學的原型，也與咸豐、同治時間的許多內亂的諷刺詩有其隔海相呼應處。⁸¹於此，也可以看到當時陳懋烈要以「咄咄吟」稱許《陶村詩稿》此兩卷詩之故。⁸²

（二）〈除夕〉四首、〈山中遭悶〉四首等

此時亦有冬至、臘日、除夕、元旦、人日等記載節令之詩篇。〈除夕〉詩有四首，第一首以「傷心烽火路千盤，破屋空山歲又闌。金盡囊空愁日暮，兒啼妻病怯宵寒。」

⁸⁰ 見許惠玟《道咸同時期(1821-1874)台灣本土文人詩作研究》(高雄：中山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 2007年)，頁 328。她又說：「當我們檢視陳肇興咄咄吟中對於戴案的敘述，卻能一再看出詩人對吏治班兵的批判與不信任，文人對於吏治敗壞的批判，原來是隱藏在這二卷史詩式的紀錄中。」此二卷詩即《陶村詩稿》卷七及卷八，可知陳肇興此舉與其說在歌頌這些烈士，不如說藉此諷刺當時朝廷官吏之無能。這也符合諷刺文學的原型。

⁸¹ 今人魏仲佑即說：「咸同間許多內亂也是社會諷刺詩興盛的時期。」他並舉當時詩人金和的〈原盜〉：「敘述了太平天國之亂的前因後果，詩中的主要觀念有---地方官無能，無法維持治安，徒使匪徒坐大；統治當局無能，官僚風紀敗壞---」。又舉鄭珍「有許多內亂中怪現象的描述」後說道：「總之，金和與鄭珍的亂中諸作，不僅反映時代根本的問題所在，作品的藝術也開始走出溫柔敦厚的風貌，而充滿指責與抗議的精神。」此說用來描述陳肇興這時期的詩篇也很貼切。詳見《晚清詩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12月版)頁 44-46。

⁸² 清道光時詩人貝青喬(1810-1863)有大型組詩〈咄咄吟〉一百二十首書寫鴉片戰爭時的所見所感。馬亞中稱許他為：「對諷喻詩的新拓展」又說其詩道：「在強烈的對比之中，清王朝內部的腐敗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展現。詩人的激情之憤，諷刺之意也得到了深刻的表現。」詳見氏著《中國近代詩歌史》第三章第六節(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2年6月版)，頁 230-238。另參見顧敏耀《陶村詩稿研究》第六章第四節頁 100-106。



發端，二首也是：「涉險攀幽路未通，全家門閉亂山中。因書鬱壘知年盡，不送屠蘇信道窮。」說出山中過年的淒涼。三首因而又言：

中年身世易悲哀，況值干戈滿地來。---群盜未平雙鬢白，傷心無處問蒿萊。

四首之末四句則言：

顏唐僕婢驚弓鳥，荏苒光陰赴壑蛇。蠟燭也知家國恨，替人垂淚不開花。

以家國之恨作為〈除夕〉詩之結語，則其恨可知。〈元旦〉詩也如此發端：

爆竹聲中一歲捐，干戈流恨入新年。自關門戶逃賓刺，偷整衣冠拜祖先。

至於〈人日〉詩除一首的「破屋荆榛地，儒冠老病身。」外，第二首：

寂寞空山裡，悠悠又一春。我身唯對我，人日不逢人。⁸³

更將處在內山中的寂寥道出。此時最值得注意的當是〈山中遣悶〉四首：

跣足空山裏，連朝不值人。干戈兒女大，風雨弟兄親。夜黑蛇同睡，時衰鬼亂嗔。何能破山賊，把劍屢看身。(一)

不用書生策，孤軍更受圍。有人謀棄甲，獨我賦無衣。去住多拘束，行藏有是非。撫膺三嘆息，萬事與心違。(二)

寂寞過端午，流離又異鄉。一家懸虎口，百折走羊腸。報國心猶壯，依人氣不揚。那堪憑北望，烽火接天茫。(三)

母老兒兼幼，兄狂弟又愚。半生櫻患難，欲死費踟躕。養客千金盡，防身一

⁸³ 〈除夕〉在詩稿第七卷末，〈元旦〉〈人日〉則為第八卷前兩組詩。



劍無。由來阮生哭，不必在窮途。(四)⁸⁴

由第一首之遇此困境，猶思破山賊之策，可知猶有些盼望，然四處無人，只蛇鬼同在，⁸⁵因而用真韻表達其苦悶深沉。二首因其上策不被重用，至孤軍無法突破，而他只能嘆息困於山中進退維谷，用微韻表達他的氣餒抑鬱。三首想到在端午時由在外流離，雖有心報國然猶寄人籬下不禁氣短，尤其北望家園但烽火漫天，因而用陽韻，表達他的激動昂揚。

到了第四首想到老母親等家人，想到患難半生，卻欲死而不能，千金散盡，如今一無所有，只能像阮籍之哭。用魚韻表達他「日暮途窮極端失意的情感」也可看出雖時值端午，他卻用窮途末路的筆觸，寫出這組詩。這時他心中徒留感慨，早已不見有當初風土田園組詩的風采。真的是：「黑暗冬天和毀滅階段」。

詩卷末雖也有〈花朝喜聞官軍羅山大捷嘉圍以解〉、〈六月十九日大戰濁水溪擒賊帥一名斬首百級〉、〈二十一日收復南投街連日大捷重圍以解〉等官軍捷報的訊息，但由先前六堡起事失敗的慘痛，讓他對於戰爭得失的思索頗能站在人道精神的角度，甚至對於統治階層的批判。試由〈聞集集被困〉、〈再克集集俘斬二百餘級溪水為赤〉二首等可之戰況激烈，縱使勝利，也是令人感傷殺戮之慘烈，因而〈再克集集俘斬二百餘級溪水為赤〉二首之一：

戰鬥緣何事，紛紛死不休。干戈民自擾，骨肉爾奚尤？

⁸⁴ 詩稿第八卷作於同治二年五月，雖在盛夏時作，卻依然是冬季原型，且由第四首：「母老兒兼幼，兄狂弟又愚。半生攪患難，欲死費踟躕。」等等來看，看似自我解嘲中也是對整個時代的批判與諷刺，阮籍窮途之哭，孰令致之？

⁸⁵ 詩中的蛇、鬼或虎口等字眼這可與弗萊所說的：「在悲劇看來，動物世界充斥著兇猛的禽獸、豺狼、禿鷲、巨蛇及蒼龍等等」相呼應。在此弗萊以喜劇和悲劇二分所謂生命大系統。見氏作《諾斯洛普·弗萊文論選集》〈文學的原型〉，頁94。



以及之二：

地僻王章廢，天高劫運沉。寥寥人境外，白骨已成岑。

更寓有悲憫死難者之深意，而王章廢之語，用意更沉痛。若非如此，盜賊何以起？徒留下詩史及諷刺的見證。⁸⁶亦且縱使亂平，大軍後除了凶年還有何物？

（三）〈亂後初歸里中〉五首等

正因如此詩卷最末的〈亂後初歸里中〉五首可以看到詩人不單單只有悲憫之情，而且是親眼目睹自己家園毀壞後的切身哀嚎：

一別山城已兩年，初歸猶自怯烽煙。荊榛塞遍來時路，幾度停輿不敢前。平蕪一望綠連天，白骨槎枒尚滿田。莫道近鄉情更怯，來人相對也潸然。滄桑回首總傷情，舊日樓台一望平。僮僕不知陵谷變，向人猶問定軍城。時定軍城已燬。

定軍山下草萋萋，幾處頽垣臥蒺藜，鄉里到來偏不識，卻教輿子問東西。敗垣頽井長黃花，日落寒煙繞郭斜。莫問舊時王謝宅，尋常百姓已無家。⁸⁷

從第一二兩首先韻的細膩分辨，到第三首庚韻的振厲，似乎作者猶想有所作為，但第四首用八齊韻，給人以細聲細氣的感覺，適宜表達隱微的心曲，此情思似哀而不怨。雖說亦怨排而不亂，但眼前面目全非無法辨識的故鄉，真讓他頽然洩氣、再也無法振作。第五首用麻韻字，則又可見其哀嘆。此五首細讀之，在哀嘆故鄉之面目全非：「尋常百姓已無家」，同樣用麻韻，比起劉禹錫的〈烏衣巷〉及杜牧的〈泊秦

⁸⁶ 於此施懿琳也強調陳肇興站在百姓的立場上來書寫，如同安史之亂實的杜甫，「身處難民潮中親歷流離喪亂，故能以特寫鏡頭深刻而逼近地呈現動盪時局下，百姓的辛酸悲苦。」氏作《從沈光文到賴和—台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高雄：春暉出版社，2000年6月版），頁165-166。

⁸⁷ 參見陳茂仁《台灣傳統吟詩研究》（台北：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1年12月版），頁237。



淮〉悲慨更深。家園如此，已難再有盼望或寄託，有的只是直接對時代的控訴，直追杜詩的〈無家別〉，真的是黑暗隆冬的時刻，欲哭無淚。⁸⁸

如此傷痛，端在憶及當初古香樓落成時之喜悅有〈古香樓落成移居即事〉等詩，直到避難在山上時聽聞樓毀，雖有〈憶故居〉之作，畢竟猶未親睹；今日亂平返鄉，卻看到這破敗的模樣。家園既破遑論風土及田園？今昔對照下怎不教他心灰意冷。⁸⁹非但如此，親師之亡故，也令他感觸頗多。詩稿最末因以〈哭房師潘瑤圃夫子〉作結。此詩以「婆娑洋外雲濛濛，海水流血千里紅。---」起筆，已可見當日台海情勢之險，而其師渡海來此，終則不免於殉難：

--地角天涯道路長，可憐丹旆尚他鄉。一棺寂寞荒祠外，只有門生吊夕陽。身後寂寥，唯作為門生的他來此祭拜，並以此詩為全集之壓卷。非但表示尊師而已，或許在師承的敘述與追憶中，也可看出此哀悼眾神覆滅的冬日原型。⁹⁰

⁸⁸ 杜詩〈無家別〉起首言：「寂寞天寶後，園廬但蒿藜。我里百餘家，世亂各東西---」結語更云：「永痛長病母---人生無家別，何以為蒸黎？」浦起龍以為末句：「可作六篇總結，反其言以相質，直可云：『何以為民上？』」即謂何以為蒸黎句，可以為三吏三別六篇之總結，旨在諷刺當時朝廷之不足以為民上。與陶村此詩詩旨實近，或亦可謂此五首之末句為其冬日原型詩篇之總結。氏作《讀杜心解》（台北：中央輿地出版社，1970年12月版），頁56-57。

⁸⁹ 卷三〈古香樓落成移居即事〉在夏日時期，〈憶故居〉在秋日時期，〈亂後初歸里中〉又在冬日時期。由古香樓之建成、至在外聽聞其毀而回憶故居，乃至最後返鄉目睹其毀壞，分別有詩。如此，一古香樓之成與毀，竟是他詩稿及生命的不同階段的註腳。

⁹⁰ 有關潘瑤圃之敘述，詳林翠鳳《陳肇興及其陶村詩稿之研究》第二章頁18-20，伯康將此詩作為全集之壓卷，除尊師之外，也可以讀出作者冬季原型詩篇的義蘊。



六、結語

(一) 田園風土組詩與詩人一生之四季

要之，陳肇興《陶村詩稿》以咸豐壬子年（1852）〈春日早起〉發端、〈春田四詠〉為春日之詩的力作，頗多傳奇文學的意涵，此時他也在咸豐三年中童子試，可以看到他在年輕生命時的昂揚蓄勢待發的努力；自咸豐甲寅（1854）〈秋田四詠〉後，〈村館雜興〉、〈書齋偶興〉、〈古香樓落成移居即事〉、〈赤崁竹枝詞〉與〈肚山漫興〉等不管田園、風土皆為夏日之詩，皆富有田園文學的趣味，此時他更渡海應試、高中舉人歸來，正可大展鴻圖。

唯中舉返鄉後因地方械鬥不斷加上地方官員的腐敗和猜忌，不過兩年間已折磨掉他的理想與抱負。自第六卷咸豐辛酉年（1861）之〈揀中感事〉起，第七卷〈山居漫興〉、〈消夏雜詩〉〈憶故居〉等雖也是風土及田園之作，卻已經不見田園詩的風貌，只能為秋日之詩。詩人自我生命之檢視，不無悲劇文學的精神。此時的他又遭遇戴案，開始飄泊，因之寫出有如秋天原型的悲劇詩。

至於卷七自〈感事述懷集杜二十首並序〉起，至卷八之末以〈亂後初歸里中〉、〈哭房師潘瑤圃夫子〉為全集殿軍，時為同治癸亥（1863）。從一再的挫折避難至內山、到好不容易戰亂初平，然家園殘破、故人恩師過世，給予他的打擊與感觸實深。詩稿但以記載亂後彰化城之殘破及其師之過世作結，只留下這諷刺及哀悼之作——冬季原型之詩。以其但書寫這「荊榛塞遍來時路，幾度停輿不敢前」、「滄桑回首總傷情，舊日樓台一望平」、「莫問舊時王謝宅，尋常百姓已無家」以及「一棺寂寞荒祠外，只有門生吊夕陽」等無家可歸、無師可依令人低迴不已的喟歎。對照當時古香樓落成的喜悅，避難山中聞樓毀的感慨，到如今目睹又身處無家可歸的慘狀，已不見有田園及風土組詩的敘寫。而生命也由當初的昂揚變成悲憤，凡此俱在此古香樓



成與毀的書寫中可見。因而後兩卷眾人皆推可比美晚清貝青喬〈咄咄吟〉等詩篇，與咸同之時的諷喻詩人金和鄭珍等也能相輝映。只是，自此之後詩人未再有任何詩篇傳世，安排之特殊，應非巧合。有讀聖賢書所為何事、能做何事的自省，也可由此進窺其解嘲或諷刺的意圖。

作者當年渡海省試時得到潘瑤圃的拔擢，然而卻在中舉後遇此時局動盪，幾載流離、生命不諧，不能有所作為。終究是君門既遠、吾道又非，只能讀書人一聲長嘆，至有「辛苦遭逢起一經」文天祥的同感，所以仿文山集杜，應非無故。因時至冬天已無希望，只能仿古人作詩。卷八〈人日〉：「我身唯對我，人日不逢人」可見其反省之切。詩人在集杜而作時，已可看出遇此困境只能借前人之詩語而發聲：「茫茫百感如在目前。渺渺千秋，如逢夙構，淒風苦雨，悉古人已涉之途；斷簡殘編，即我輩欲宣之蘊。」努力半生，眼前只是淒風苦雨，如同杜甫所走過的路，而所欲說的杜詩已多說盡，因而用杜甫的語言，來訴說一己的遭逢即可：「爰尋章而摘句，因會意以成文。有唾皆珠，無牙不慧。蓋家國之慨前後同歸，亦哀怨之音，古今一致云爾。」⁹¹雖說推崇杜甫，也頗自謙，但饒是如此，似乎作者的創作生命早已在杜詩的閱讀與重組中逐漸凍結。

所以到了第八卷，在回到故土目睹慘況，寫完〈亂後初歸里中〉及哭罷其恩師潘瑤圃之後，竟就此不再有詩。則作詩之意義，詩人實在是別有一番滋味與感觸的。不過三十出頭即無詩，豈非耐人尋味？時當同治癸亥（1863）距其生於道光辛卯（1831），年紀不過三十有四，距中舉之時也不過四年而已，然創作生命竟已畫下休止符，進入冬眠，若非以弗萊的冬季原型解讀，終覺不夠貼切。

⁹¹ 以上二則引文見《陶村詩稿》卷七〈感事述懷集杜二十首並序〉。



(二) 陶村詩稿組詩中聲情的運用

在聲情方面，春天的聲情可由〈春田四詠〉整組詩的基調——押韻現象來體會：從播種用四豪韻的流利飄盪起到分秧時用庚韻的振厲，耕田用陽韻的「宏亮渾厚的感覺」表達出豪放激動昂揚等感情。都可看到黎明春天誕生階段，那種關於英雄降生、甦醒與復活、創造以及戰勝黑暗、嚴冬及死亡等的神話。整組詩還是春天的原型。至於穫稻則用令人迷惘的十三元韻，只因催租客的出現。

至於夏日田園的聲情，〈秋田四詠〉詩中也可以加以聆聽：從播種用先韻的細膩起，分秧則用魚韻的纏綿，耘田詩用齊韻，表達「隱微的心曲和細膩的情思。但到了收成時看到農家的歡樂還是用東韻字的寬宏，表達那「賽神兼飲蜡」田園詩中屬於慶豐收時：「莊嚴的神態、深厚的情感和宏壯的氣慨」。

秋天的聲情基調在〈山居漫興〉中也可給人印象深刻、先是故園彰化城陷落用到真韻的凝重，再則想到一身如逐客用魚韻的纏綿，三首處在空山寂寞無人之責用魚韻的氣餒抑鬱，四首用灰韻字還是抑鬱，關鍵就在「桃源無處覓」五首則想要振起因而用庚韻字說其勤於農事；六首想到將帥及臥龍之經綸因而思緒有些寬平渾厚用陽韻。七首由農事收成及父老之來訪而有些感慨，用尤韻；八首則還是用尤韻的纏綿，說其不如村翁之樂，其實亦自言不如陶淵明。由此八首的聲情，也可了解此山居時他的悲慨抑鬱。

冬季原型的聲情，則可由〈感事迹懷集杜二十首並序〉組詩中領略那末日之慟，包括自我解嘲以及對於時局的諷刺。此組詩為集杜句而作，杜甫一生飄泊流離，詩風本在沉鬱頓挫，因而陶村集杜亦多在此中，不能自拔。試聽此二十首之聲情：一二首談身世如腐儒在寂寞之他鄉，因而先用魚韻來表達鬱結難吐；三首用真韻表達艱難嘔血之苦悶怨恨，四首欲尋樂土而用先韻之細膩，五首因亂離之甚，用豪韻之



激動而悠長；七首聞詔書而用真韻之振勵，八首還是真韻表現苦悶；九首又振起，第十首又寬平，十一首鬱結難吐，十二首凝重、十三又振勵，感情起伏不已，因而十四首就用難以分明的元韻；十五首之後就即轉之下，可讀到他鬱結難吐、憂愁、黯然；十八首雖又用豪韻激動悠長，十九首則用黯然的寒韻自嘲「自顧轉無趣，逢人多厚顏」其神傷可知；因而二十首「歌罷仰天嘆」依然用真韻的苦悶深沉、怨恨表達他身處斯世迭遭怨謗、不為人知的哀慟。

詩稿末卷中的最後一組詩〈亂後初歸里中〉五首，哀慟故園之殘破，一二兩首先韻的細膩分辨，想要認取家園；到第三首庚韻的振厲，作者在僮僕面前猶想表現讀書人的身分有所作為，卻也只能落空；因而第四首用八齊韻，給人以細聲細氣的感覺，卻也凸顯此時面對殘酷的現實，家園無法辨識後的凄然，因而末首的麻韻表現的哀傷感嘆，更可以說是絕望的哀嚎與對時代的控訴。⁹²此時又聽聞曾經拔擢過他的潘瑤圃師過世，追悼之餘，就此擱筆。若說詩稿後期之作為史詩、為諷刺，則無寧作者自以其作為春秋，「詩亡而後春秋作」，且學夫子之絕筆於獲麟⁹³。這也是《陶村詩稿》八卷次序安排的用意吧！吾人也可循此讀出他詩作中的四季來。

⁹² 麻韻字之聲情亦可表現欣喜歡快，但陳肇興常在組詩的末首用此韻且用意多在感嘆，如第七卷表現秋天原型的〈消夏雜詩〉最後第十四首藉著麻韻字「檳榔破孕欲開花」凸顯一己之坐困愁城，無處容身，還是哀感的基調。同卷最後一組〈除夕〉詩在起筆「傷心烽火路千盤」後，末首即以「蠟燭也知家國恨，替人垂淚不開花」作結，表現冬日的困厄無賴，也是用麻韻字；而早先作於戊午年即咸豐八年的〈書齋偶興〉在一首發端的「長歌彈鋏客無能」後第四首結以「吟遍海天春又晚，闌干閒倚夕陽斜」雖在夏日時期，但用麻韻字，表現其擔心時不我予的遲暮之感，也是在喜悅中有些感嘆的意味。參見本文注 39 及注 64。

⁹³ 《左傳·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孔子刪訂春秋自此擱筆。李白〈古風之一〉因有：「絕筆於獲麟」之語。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韻〉也說他：「幾年遭鵬鳥，獨立向麒麟」今陳肇興自此詩之後不再寫詩，或蘊含此意。「〈哭房師潘瑤圃夫子〉共七十二句，四句一換韻，自一東韻起至七陽韻止，共計有十八韻，以其為七古換韻詩，不在本文討論之列。



參考書目

(一) 期刊論文

林翠鳳：〈陳肇興陶村詩稿的文學表現與詩史價值〉《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41，2000。

林翠鳳：〈論陳肇興陶村詩稿淵源於杜詩說〉《台灣文學學報—政治大學中文系》，2000。

曾筱潔：〈論陳肇興陶村詩稿中的陶潛情節〉《問學》，17 期 2013.06。

(二) 古籍

《十三經注疏·左傳》，台北：藝文印書館 1978 年版。

庾信：《庾子山集注》，台北：源流文化事業公司 1983 年版。

浦起龍：《讀杜心解》，台北：中央興地出版社 1970 年月版。

《杜詩鏡銓》，台北華正書局 1993 年版。

《新校本新五代史附十國春秋》，台北：鼎文書局。1985 年版。

北宋邵雍：《皇極經世書》，四庫全書本。

周濟：《宋四家詞選》，北京：中華書局 1985 年版。

王易：《詞曲史》，台北：廣文書局 1997 年版。

《戴施兩案紀略》，台灣文獻叢刊第 47 種，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年版。

林豪：《東瀛紀事·戴逆倡亂》，台灣文獻叢刊第 8 種，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年版。



(三) 學位論文

顧敏耀：《陳肇興及其陶村詩稿研究》，桃園：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5 年。

許惠玟：《道咸同時期（1821-1874）台灣本土文人詩作研究》，高雄：中山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 2007 年。

(四) 現代專著

《台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一輯·陶村詩稿》，台北：龍文出版社 1992 年版。

《全台詩·第九冊》，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 2008 年版。

謝雲飛：《文學與音律》，台北：東大圖書有限公司 1978 年版。

裴普賢氏：《集句詩研究續集》，台北：台灣學生書局 1979 年版。

馬亞中：《中國近代詩歌史》台北：台灣學生書局 1992 年版。

魏仲佑：《晚清詩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 1995 年版。

吳持哲編：《諾斯洛普·弗萊文論選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7 年版。

諾斯羅普·弗萊著/陳惠等譯：《批評的剖析》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 1998 年版。

林翠鳳：《陳肇興及其陶村詩稿之研究》台中：弘祥出版社 1999 版。

施懿琳：《從沈光文到賴和—台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高雄：春暉出版社，2000 年版。

陳少松：《古詩詞文吟誦》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2 年版。

周世箴：《語言學與詩歌詮釋》台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2003 年版。

楊青矗：《台詩三百首》台北：敦理出版社 2003 年版。



竺家寧著：《語言風格與文學韻律》台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8 年版。

張夢機：《古典詩的形式結構》高雄：駱駝出版社 2008 年版。

見宋澤萊：《台灣文學三百年》新北：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2011 年版。

陳茂仁：《台灣傳統吟詩研究》頁 237 台北：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1 年版。

